

德午修衣·阜多思里克

# 紫羅蘭姑娘

卞之琳譯



1

文化生活出版社

紫羅蘭姑娘

德午修衣·阜多思里克

# 紫羅蘭姑娘

卡之琳譯

西  
小  
照  
書

1998.10.8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Christopher Isherwood**

---

**PRATER VIOLET**

---

**1945**

給雷奈・白朗・路斯 (René Blanc-Roos)

165 MAYBERRY ROAD.  
SANTA MONICA. CAL.

April 29.

Dear Mr. Pien Chiklin,

I was delighted to get your letter and to hear that you have translated my 'Prater Violet' into Chinese. If the translation is as good as your introduction then I could wish for nothing better.

I am only sorry for one thing — the version printed in Harper's Bazaar is somewhat abbreviated.

Never mind — all the essential

passages are there

It gives me even greater pleasure to hear that you found our book on China interesting. I wish we had had more time to do justice to the subject. I love your country — and its art and philosophy — very much, and I hope some day to return. If I do, perhaps we shall meet.

With best wishes and many thanks —

yours very sincerely

Christopher Isherwood

## 譯者序

『紫羅蘭姑娘』這一個書名多少是一種假裝，正如紫羅蘭成了賣花女的名字，名爲一事，故事爲另一事。一個表演風流的維也納的小歌劇，由一位奧國藝術家導演，在英國拍影片，就在奧國納粹發難登台的那些最欠風流的日子，片子行將採用原戲的名稱——『紫羅蘭姑娘』。雖然再用到書上來儘可稱之爲一種假裝，衣修午德先生並非意在騙讀者，他已經就在開篇把事實弄得夠清楚。

衣修午德先生也把他自己的名字借給了故事裏的一個人物，也就是那個講故事人。在故事裏他被雇來寫『紫羅蘭姑娘』的電影脚本。可是主要人物還是弗萊德立希·柏格曼，那位奧國導演。故事進行就以柏格曼由衣修午德幫同做這張音樂片爲樞軸。結果，柏格曼發現自己逼不得已而宣稱『美麗的多瑙河是藍的，就在水給血一律染紅的』



807358



時候：『在這種時候做這種片子』這是中心的課題。正如書名對故事是一種假裝，片子的表演（『這個邪惡的，撒謊的謎子戲』）對現實亦然，只是對照得分外劇烈。

儘管像奇論，這種假裝本身就自有其意義。它正好象徵了我們的世界，那在許多人看來本就是一個幻的世界。無論如何這個世界裏知識份子，如T·S·艾略忒先生所說的，總傾向於混淆『偶然的與基要的，暫時的與永久的』。柏格曼關於英國作了種種不正確的概論，而那個女孩子，那個『熱誠的紅派』也錯詰了巴黎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那張蘇聯的片子，儘管技術要高出多少，叫法國工人愛看，反不如柏格曼的『紫羅蘭姑娘』。而柏格曼也確曾把他那張片子的情節說成了一個象徵的寓言，雖然只是當玩笑來開開。灼見不差如衣修午德，一眼就在他的臉上，『中歐的臉』上，看出了『一個政局，一個時代』。柏格曼把那位微服太子的調戲賣花女解釋為大可以說明衣修午德這一位『客廳式社會主義』的代表。『路多爾夫的難題』他說，『就是自命為革命的作家或藝術家的難題，全歐洲都如此。』太子忽然發覺王國被篡奪了——知識份子降級了。

——他就得迎對了一個猙獰的現實。跟無產階級的『弄假成了真。』如果這在衣修午德是大致不差的，這，遠出去一層，也同樣大可以應用到柏格曼自己的身上。他津津有味的耍弄將由納粹發動的未來戰爭的種種猙獰相，只一會兒以後這種類似的情形就當真來跟他耍出手了。頃刻之間，由於杜爾弗思發難的結果，他留在維也納的妻女頓陷於致命的危境。冷嘲得出奇，反而是他自己先證實了他關於藝術家的難題所作的一番理論的正確性。如果世界真是一個幻的世界，諸幻之間仍無疑有息息相關的聯系。維也納瀕危，柏格曼的影片工作也遭遇了危機。『我爲了串同說謊受了懲罰，』他悲嘆說：『我們都要受懲罰。』因爲這個發難是每個人的事情。他靠得住如果英國人不管，自會『逼得去管，』個人對社會，對世界的責任怎樣也逃不了。即使在一個極端混亂的，秩序完全顛倒的世界，什麼都不會無意義。就算假裝，假裝也相應。

所以，相互的，社會也負有責任，對於柏格曼導演這張片子，『這個罪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能拒絕英國影片公司的聘請，因爲他在德國的事業被納粹切斷了。我們

今日的世界究不免有點毛病。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論有多少缺點，個人却總會這裏那裏的發生一些神性的火花。我們跟衣修午德看看柏格曼怎樣的對待一場攝製。『用不着看場面：全場景都反映在他的臉上了。他片刻都目不離演員。他似乎控制了每一個手勢，每一個語調，純用了催眠術式的力量。』一個個人甚至在一樁賣錢工作裏也會拿出來這樣的獻身精神。其次，在那一場危機以後，我們看見柏格曼如何推動了全組人努力於攝製。『他的絕對把握把我們就像激流一樣的推湧前去。』衣修午德報告說。『差不多一次都用不着重拍，脚本裏必須更改的地方似乎不寫自就。柏格曼一點也不差的知道他要什麼。我們一切都水到渠成。』奇蹟如此被人作到了，可是這豈非正就是神在『創造的行爲』中的圖像嗎？

可是這一切都爲的什麼？人把如此驚人的大勁，如此出奇的大力，浪費在『根本虛假的』也就是毀壞的東西上，寧不可惜？衣修午德差不多問了這個問題，到故事的臨了，在工作告成，在一個電影明星的住處慶祝了以後，他同柏格曼在街上走回家去的時候。

他自己的原文是：『是什麼使得你活下去的？你為什麼不自殺？為什麼受得了這一切？什麼叫你忍受下去的？』他以為這是『唯一值得問我們的同行者的問題』。雖然問起來不免『太粗野』。他能回答這個問題嗎？對於他自己？『不行。也許』。他說。他消極的生活下去，做一切人家推舉的事情。別人儘許有一個自己的意志，可是那準是志在死，『帶着一大羣恐怖的死』。不錯，他自己也就總帶着這些恐怖，壓頂以『最高的恐怖：怕害怕』。因此，他不由不覺得他和柏格曼以及其餘一切人只是參加着一個悲喜劇的表演，那也並不比荒唐的『紫羅蘭姑娘』較真實一點。

事實上，只有對於柏格曼的忠誠足於匹敵柏格曼對於工作的獻身，衣修午德這位年輕一點的藝術家究竟還有許多東西得學之於那位年長的維也納人，那位更堅強，更深沉，更成熟的藝術家。正是柏格曼最多的瞥見了也許無以名之，只能名之為『道』的東西，也比任何別人都走近了它一點。舉個例子說，為什麼大家要那麼大驚小怪於無稽的恐怖，人類自尋別扭的產物？衣修午德沒有聽到柏格曼在隻手表演了可憎的國會放

火案的審判以後對多羅綏講的話嗎？「天！」多羅綏打着寒噤而驚嘆說，「我很高興我沒有在那邊！這叫你毛髮悚然。那些納粹真不是人。」「你錯了，親愛的。」柏格曼回答，「他們正是巴不得你這樣想，以為他們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可是他們也正近人情，很近人情的，在他們軟弱的時候。我們一定得不怕他們。我們一定得了解他們。了解他們是絕對必要的，要不然我們都完了。」而柏格曼也實在言中了，當他試為闡明什麼幫助人了解的時候。關於一個漂亮的飯館女經理，他對衣修午德說：「我只要一看她就知道她很滿足。非常滿足。有人使她感到了幸福。她用不着再尋找什麼了。她已經找到了我們都正在尋找的東西。她了解我們中的每一個。她不需要書，或是理論，或是哲學，或是教士。她了解米蓋琅吉羅，悲多汶，基督，列寧——甚至於希特勒。她也就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又例如柏格曼最後跟所有為他那張片子工作的同事處得如何出奇的成功，那怕是有時不免為難的男女主角和永遠有點鬼鬼祟祟的故事編審。衣修午德不因此而稍為振奮嗎？柏格曼早已表現了一種力量，足以吸引那個有幾分法西斯頭腦的主剪。那個年輕人相

信人可以『創造意義』。實則意義是不能創造的，它只能宣示，於能創造的事物。他現在倒已經從柏格曼學明白了這一點，因為，在那張片子的最後一次的攝製以後，我們聽到這位年輕人對他自己的假腿說了：『現在我們什麼都見識了，可不是，樁子？』真的，這樣的一種造的行爲——把一大堆人衆點化成每個個體在其中都起作用的『一個單獨的有機體』的行爲，——這樣的一種竟能叫參加者感激涕零的行爲：這是神聖的，這差不多就是一切。只可惜柏格曼自己還沒有把這種啓示見得穩，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它的意義，在他取一種行動的時候。這是他的毛病，而這個毛病也差不多就是一切：這說明了爲什麼他到底沒有把片子本身點化成有意義的作品而不仍是無關宏旨。

什麼是補救之道呢，那麼？既然連柏格曼都是他的創造，衣修午德先生這位作者當然比故事裏的衣修午德那個人物要知道得多。很可能，他會請柏格曼多想想。政治意識顯然不是要求於他的東西。他早已對政治夠認識了，而且三十年代中期一連串法西斯的勝利也許正好標記了歐洲知識份子對於世界革命的幻滅，到那十年底的西班牙的

失敗而登峯造極。因為衣修午德先生自己就在好萊塢的一所印度廟裏做了五六年靜坐默想的工夫，我們很可以假說吠檀多 (Vedanta) 是要開的藥方的確，經過了馬克思與弗路以特以後，作為與政治委員對照的瑜伽在西洋的知識階級中又很時髦了。也許衣修午德先生會告訴柏格曼，也告訴故事中人的衣修午德說，據吠檀多的說法，人在地上的目的就是在宣示他裏邊的神性。這本身當然是一個普遍的真理。我們要問的只是：這種神性在於什麼？在於人達到涅槃的潛能？因此要呼喊「時間必須有一個終止」嗎？這聽來寧是另一種死的意志。否定總不能解釋天道。實際在印度哲學歸納到絕對的靜止，那實在是死，連實踐它，連「覺」它，都得反過來想才行。反過來想就是相信實際是動，就是使生命所以成為生命，使一切能自我實踐的東西。這個假設可以有科學甚至常識作為後盾，因此我們多少有點真正的儒家的精神在血液裏的中國人總趨向於同意說生命無非像水似的東西，可是很容易想像水造成河流。不管河流得多遠，不管它取什麼形，什麼色，什麼香，什麼味，裏邊的物質總還是水或者 H<sub>2</sub>O。但這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水的自我實踐即在於不斷的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大可以不作消極看，『逝』即是『行』。而『天行健』恰正是積極的註腳。我們寧跟他相信一切東西裏的神性即在於它的進步。死只是睡眠。寧靜只能在活動裏找到。永恆就可以在創造中實踐（衣修午德跟柏格曼爲了片子的最後完成的幾節而工作的時候，可不是把時空的觀念都失掉了嗎？）宣示人中的神性只有順天道而行。這種見解似乎也早就爲西方不少自然學者所共抱，所以毫無疑義，柏格曼這位人性的行家當能很快就領會它，如果他去想一想。

ix

對於故事中人的衣修午德，柏格曼所謂的『母親的孩子』，終於找到了『父親』的，找他的『愛人』也許在他的求道上是兼具了象徵與實際的重要性。找到了『父親』完成了作爲『孩子』的衣修午德，可是他對於性愛（『一碟奇怪的菜餚』）的玩世態度，仍是他路上的大障礙。即在純物質的看法，愛的完滿也仍可以稱之爲一種解放。而另一方面，衣修午德需要的可不是，如柏格曼也許要提供的，琵亞忒麗思。柏格曼的論愛



確乎很能服人，可惜他差了最後的一步，他在別方面也往往如此。瑟亞忒麗思這個基督教的理想已經引導了西方人進了一個裂成兩半的世界。『一半僧侶，一半禽獸，』借用E·M·福思忒先生的話，恰正是非我們所期許的。相反的，『孩子』需要愛去完成，去成熟為『人』。那會幫助他見到人生的整體。那會供給他一箇中心去支持『大愛』充實它，加深它，發揚它，像核對於一隻桃子。『大愛』少了性愛也儘許會達到，可是那根本有點勉強，而自然對於任何種的天人合，實為切要。真愛並不如衣修午德所說的終結於『銷魂以後的無夢的睡眠，那正像死。』它不但成就『整個的人』，而且成就『整個的世界。』它可以作為安排人間關係的起點。全世界居住了孤立的隱士，該是多慘淡的一幅畫。這而且是不會真實。解救儘可從個人着手，從內，可是總得着眼在，意識到，一個共同的秩序。宇宙是進行的，而進行於一個完美的圖案，我們只能宣示意義於前進，於創造，這自然就包括了安排。意義見之於什麼都不是幻而一切都是象徵的圖畫。

這一切說來自然是為的讀者（我自己也算在內），至於作者的衣修午德先生，也

大可能遠走在我們大家的前頭了，我們能在這裏說的究竟都是他的故事提示出來的，若不是完全包涵了在內。有什麼錯誤或纏夾的地方，咎在解釋者，衣修午德先生已經儘可能給我們開豁，帶了無所不包的同情心的溫暖，這本身就證明了他如何近於道了。而作為另一個明證，他已經顯然理會了象徵的使命，那就是宣示。他已經儘可能簡單的講了他的故事。它的簡單並不是騙人的：只是它的內容是明明白白的複雜。他的故事，說到底，實在並沒有什麼假裝：假裝不成為假裝了，只要由它的意義證明了用得其所。這也就為什麼他筆下出了這樣透明的風俗。

卞之琳

昆明，三月十四日。

附記：這本小說譯出後，接作者來信，說我所根據的是節本。雖然作者很客氣的說沒有關係，重要的章節都在那裏了，我還是決定要得其全貌。不久，朋友夏濟安先生首先為我在上海找到了一本單行本原文送給我，使我終於補全了。我原以為我也得把序文改一改了，讀完了全本的原文，我覺得這沒有必要。只有到原文的臨了，戀愛問題來了，抽出的兩三小段似乎抵觸了我在序裏所說的話。細看可又不然，故事中人衣修午德

的那些愛實在不算數，照我在序裏的說話。至於最後一節新補上的，那『高遠的一瞥』，我覺得只是相當於蘇東坡的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雖然蘇詞中的『樓』『宇』畢竟還是人間耳。

又：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生於一九〇五年，向與W. H. 奧登(Auden)齊名，曾與之合著詩劇三種。一九三〇年代英國詩人一般人公認奧登爲代表，衣修午德則是小說家中第一人，雖然所著小說迄一九三九年爲止共僅四種而已。其中以柏林爲背景的二種，『諾里士先生的轉變』(Mr. Norris Changes Trains)和『告別柏林』(Good-bye to Berlin)，反納粹而具藝術價值，早成名著。一九三八年與奧登同來中國，合著成一書『到一個戰爭的旅行』(Journey to a War)。後不久，即相偕轉往美國，衣修午德在好萊塢一邊給影片公司寫脚本，一邊找印度大師組吠檀多社，靜坐冥想，做工夫，六年未再有著作行世。去年十月『紫羅蘭姑娘』出版，相當轟動，初版十日即售罄，不少批評家譽爲去年甚或近數年出版的第一本好小說。去冬譯者在昆明偶得其發表在雜誌上的原文讀了，禁不住擱下了自己的工作，一口氣譯出而成了譯者九年來第一本的譯書。

「衣修午德先生嗎？」

「正是。」

「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先生嗎？」

「那就是我。」

「你知道，我們從昨天下午起就一直想法子跟你接頭呢。」電線那一頭的說話聲音帶一點埋怨的語氣。

「我出門了。」

「你出門了？」（不全然相信。）

「不錯。」

「噢：我知道了……」（停一下，想想，隨即突然猜疑了起來。）「那可怪了，真是……你的號頭總是不空，自始至終。」

「你是誰？」我問，我的語氣微露了棱角。

「帝國獬犬。」

「什麼？」

「帝國獬犬影片公司。我是替恰茲沃斯先生說話……且說，一九三〇年什麼時候你在黑潭待過嗎？」

「一定是弄錯了……我準備給他掛斷了，『我生平沒有去過黑潭。』」

「好極了！說話人發出一聲輕鬆的辦公事的小笑。『那末你從沒有見過一齣叫

「紫羅蘭姑娘」的小戲？」

● 按字直譯應為「普萊台紫羅蘭」。普萊台 (Pirator) 有「草地」意，為維也納市區一地名。該地

傳為昔日君王游獵之所，今則雜聚場棚比，咖啡店林立，略似北平夏日之十利海。

「從沒有。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跟？」

「那齣戲演了三夜就收台了。可是恰茲沃斯先生喜歡那裏面的音樂，他以為我們可以採用其中大部份的情曲：你的代理人說你完全熟悉維也納。」

「維也納？我只到那裏去過一次。停了一星期。」

「只一星期？」說話人的聲音變得悻悻然了。「那不可能吧，當然我們據說你曾經在那裏住過啊。」

「他一定是說了柏林。」

「噢，柏林？那着實就是一類的場面呀，可不是？恰茲沃斯先生要一位跟歐洲有一點接觸的。我聽說是你會說德國話？那就方便。我們從維也納把弗萊德立希·柏格曼找來了導演。」

「噢。」

「弗萊德立希·柏格曼，你知道。」

「從沒有聽說過他。」

「那才怪了。他在柏林工作過一陣子，也曾經。你不會在電影公司待過嗎，在那邊？」

「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待過電影公司。」

「你沒有？」一時間，說話人聽得出來的喪氣了。然後又高興起來：「噢，也罷……恰茲·沃斯先生會認為沒有關係的，我猜想。他常用毫無經驗的作家。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去顧慮……」

「聽我說，」我打斷他，「你怎樣會以為我有一丁點兒的意思要接受這一樁差事呢？」

「噢……唔，你看，衣修午德先生，我怕這不在我的部分內……」說話人講得很快了，聲音變得微弱了一點。「自然卡次先生會跟你的代理人商量一切。我想我們靠得住會成約的。我一定跟你保持接觸。再見……」

「我說……等一下……」

他已經離線了。我把電話攪了一會兒，傻傻的，微帶了憤慨。我隨即檢起電話簿，找到了帝國獼犬的號碼，撥了第一個字，停下了。我走過去到餐廳的門口。我的母親和我的弟弟理查還坐在那裏吃早點。我就靠門裏邊一點站住了，點一支烟捲，不看他們，漫不經意。

「剛才才是史梯分嗎？」母親問了。我需要起線索來，她照例知道。

「不是。」我噴出一些烟，對着壁爐架上的座鐘皺眉頭。「只是些電影界裏人。」

「電影界裏人！」理查拍嗝一聲放下了杯子。「噢，克里思多阜！多叫人興奮！」

這使我把眉頭皺得更厲害了。

適度的停了一下，母親才問，極端的圓通：「他們要你寫什麼嗎？」

「顯然如此，」我咕囁着，厭煩得簡直不想說話。

「噢，克里思多阜，這聽來多叫人高興得直跳！片子是要講什麼的？或者你一定要不告訴我們嗎？」

「我沒有問。」



「噢，我知道：你預備什麼時候動手呢？」

「我不預備。我謝絕了。」

「你謝絕了？噢：多可惜！」

「唔，差不多如此：」

「爲什麼？他們不肯多出錢給你嗎？」

「我們沒有談錢，」我告訴理查，微帶了一點責備的意味。

「當然你不會的。你的代理人才去辦這一套，可不是？他會知道把他們擠出了最後的一滴子油水。你要討多少呢？」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拒絕幹它。」

又停了一下。然後我的母親說，用了她最小心的閒談式的態度：「實在的，時下的影片似乎愈來愈蠢了。無怪乎他們說不動任何好作家來給他們工作，不管他們肯出多少錢。」

我不回答。我覺得我的眉頭鬆開了一點。

「我猜他們一會兒就會再來給你打電話了，」理查說，抱了希望。

「他們怎麼會呢？」

「你看，他們一定非常的需要你，要不然他們不會這麼大清早就打電話了。而且，電影界裏人從不肯聽人家回答一個「不」字，可不是嗎？」

「我敢說他們早已在試探他們名單上的下一個名字了。」我打哈欠，頗不令人信服的。「啊，對了，我看我還是去跟第十一章拚命吧。」

「我真佩服你處什麼事都如此泰然自若，」理查說，全無譏刺的意味，一如往常的使他的話聽起來簡直像索福克利士的詩句。「要是我呢，我知道我會興奮得成天寫不出一個字了。」

7  
我含糊的說了「回頭見，」又打了哈欠，伸一下懶腰，開始轉到門口去，因為自己的不大願意而止住了，弄得面對着食器櫃。我開始捏弄起匙子抽屜的鑰匙來，鎖鎖，開開，鎖

鎖。然後我醒醒鼻子。

「再喝了一杯茶走吧？」母親又問，微微帶笑的看了我這種表演。

不回答，我就桌邊我自己的椅子坐下了。晨報還擱在我半小時以前所拋的地方，纏了，軟癢了，彷彿被抽血一般的抽空了消息。德國的退出國際聯盟還是大家愛談的話題。一位專家預言次年什麼時候會有一個防止希特勒的戰爭，那時候馬其諾線就要堅不可破了，戈培爾告訴德國人民說十一月十二日的投票一定會非「是」即「是」。肯塔基的路比·拉封州長把上校的官階給了梅惠絲。

「伊迪絲表妹的牙醫，」母親說，一邊把茶杯遞給我，「似乎深信不疑希特勒就要侵略奧國了。」

「噢，真的？」我喝了一大口茶，坐回去，突然覺得興致很好了：「唔，牙科自然有我們平常人得不到的消息的來源，可是我得說，我無知得完全看不出怎麼。」

我說開了。我的母親重新給理查和她自己倒上茶。他們交換了牛奶和糖，含笑的帶

了一副演啞劇的樣子，舒舒服服的向椅子裏靠回去，就像人家在飲食店裏聽見樂隊奏起了一支誰都記熟了曲子。

不出十分鐘，我已經提出而打下了牙醫可能會拿出的論據，還有許多他不會想到的。我用了一大堆我最愛用的字眼：Gauleiter ① 團結，démarche ② 辯證，Gleichschalt-  
tung ③ 滲入，Anschluss ④ 現實主義，tranche ⑤ 幹部。然後，停下來又點了一枝烟捲，透了一口氣，我開始不太簡略的鈎畫了慕尼黑發難以來的國社主義的歷史。

電話鈴響了。

「多討厭！」理查說，溫文有禮。「這個蠢東西，不早不晚，總挑你講點有趣的事情給我們聽的時候，就來打岔。我們不回它得了。他們一會兒就會等厭的……」

我已經跳起來，險些兒擠倒了椅子，早走到了門廳裏，直抓起話機。

「喂……」我喘着氣。

① 德文：納粹州長。

② 法文：轉向。

③ 德文：劃一。

④ 德文：德奧合併。

⑤ 法文：面層。

沒有回答。可是我聽得見那一頭聽筒拿開了：遠遠的人語聲，似乎在激烈的爭論中，襯托了一片無線電音樂。

「喂？」我重複一遍。

人語聲移遠了一點。

「喂！」我嚷了。

也許他們聽見了我。講話和音樂的聲音突然切開了，彷彿一隻手掩上了口機。

「你們全給我下地獄去，」我對他們說。

口機敞開了一會兒，剛夠我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帶了重濁的外國腔調，說：「這一切都蠢不堪言。」

「喂！」我嚷着，「喂！喂！喂！」

「等着，」那個外國聲音說，很簡短，彷彿對一個糾纏的小孩子講話。

「我就不能等！」我對他叫喊。這就顯得很傻，我不由得笑起來了。

那隻手又離開了口機，放出了一股談話與音樂，聽來像在中間堵住過，這麼響。

「喂，」一個外國聲音說，急促的，不耐煩的。「喂喂！」

「喂？」

「喂？這裏是柏格曼博士。」

「你早，柏格曼博士。」

「唔？你早。喂喂，我要跟衣修午德先生說話，請馬上。」

「正是在講話。」

「克里思多阜·衣修孚德先生——」柏格曼博士非常小心，非常着重的說。他——

定是從一本手冊上讀了我這個名字。

「我在這裏。」

「Ja, Ja……」柏格曼顯然是快要忍無可忍了。「我要跟衣修午德先生本人說

● 德文是，是。

話請找他來。」

「我是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我說，用了德文。「一直是我在跟你說話呀。」

「啊——你是衣修午德先生！可妙啊！你會說我們的話？好極了！Endlich ein er-

rünftiger Mensch！●你想像不出我多高興聽到你的聲音！告訴我，朋友，你能馬上來找我嗎？」

我馬上變得小心起來了。「你是說今天嗎？」

「我是說現在，愈早愈好，就是此刻。」

「我今天早上非常忙……」我開始說，有點躊躇，可是柏格曼嘆一口氣打斷了我，聽來寧近於一聲長長的大呻吟。

「這太傻了。可怕。我放棄。」

「我想下午我可以辦，也許……」

●德文終於有一個明白人了。

柏格曼完全不理會。「沒有希望，」他喃喃自語，「單獨一個人在這個該死的白癡城市裏。沒有一個人懂一句話。可怕。沒有法子。」

「你不能，」我提示，「來這兒嗎？」

「不，不。沒有法子。不要見怪。太困難了。Schenslich! ①」

中間是一個極端緊張的停頓。我吸吮着嘴唇。我想起第十一章。我覺得自己軟弱下來了。噢，這個人該死！

最後，我不大願意的問了，「你在那裏？」

我聽見他轉對了別人，打架式的猙獰然說，「我在那裏？」有一聲回答我沒有聽得清。隨後又是柏格曼的猙獰：「一個字都不懂。你告訴他。」

一個新聲音，令人心安的是倫敦土腔了：

「喂，先生。這裏是柯文飯店，在主教門。我們正對車站。你不會找不着的。」

● 德文：可怕。



「謝謝。」我說。「我就來再——！」

我聽見柏格曼急急忙忙的「等！一下！等！一下！」經過了聽起來好像是短促而激烈的  
一番掙扎，他搶過了話機，發出了一口深沉的鼻息。「告訴我，朋友，你什麼時候到這裏？」

「噢，大致一小時光景。」

「一小時？那很久呢。你怎樣來？」

「坐地下火車。」

「叫一部汽車不是好一點嗎？」

「不，不會的。」我堅決的回答，一邊我心裏盤算着墾星登到利物浦街站的車費！並  
不好什麼。」

「爲什麼不會好一點？」

「那會跟地下火車一樣慢。路上車馬多，你知道。」

「啊，車馬可怕。」一聲深沉的，深沉的鼻息，像一頭臨死的鯨魚發出了正要永遠沉

到海底去。

『別發愁，』我興高采烈的告訴他。我覺得對他很好了，既然我在雇汽車這一點上得勝了。『我馬上就會到你那裏了。』

柏格曼微微的呻吟了一下。我知道他不相信我。

『再見，朋友。』

『Auf Wiedersehen ●：不，我不能這樣說，可不是？我還沒有見你呢。』  
可是他早已給我掛斷了。

『又是電影界裏人嗎？』理查問，當我望進餐廳去的時候。

『不是。唔，多少是的。回頭再詳細告訴你。我得趕去了。噢，媽媽，我可能要晚一點才能回來吃午飯。』

● 德文：再見——等於中文或法文的直譯，不同於英文的 Good-bye。

柯文飯店並不正對車站。沒有地方會的，如果人家告訴你如此。我到的時候脾氣很壞，因為兩次被人家指錯了方向，一次幾乎被一輛公共汽車撞倒了。一方面，我實在也喘不過氣了。儘管我決心平靜的對付柏格曼，我從地下火車出來了就一路跑了來的。

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門房站在門口，當我喘着氣上來的時候。顯然他是在守望我。

「這位是厄修午德先生嗎？博士看見你一定很高興。他遭了不少麻煩。他到得早了一天。弄錯了一點。沒有人到船上接他。護照有麻煩。海關有麻煩。掉了一只提箱。十足一團糟。確乎會那樣的，有時候。」

「他現在在哪兒？樓上嗎？」

「不是，先生。剛探出去買烟捲。似乎不喜歡我們這裏的。你會變得喜歡那些大陸貨的，我想，如果你抽慣了它們。它們要溫和一點。」

「好吧。我等他。」

「如果先生不見怪，你還是去找他好。你知道外國先生們會怎樣的，到這個城市來

人地生疏。他們會在特拉法爾加方場的中心迷了路。也不是說我們不會也這樣的，要是我們換了他們。我敢說我不知道他怎樣了。他早已出去了二十分鐘以上了。」

「走哪一個方向的？」

「轉過街角，從你的左邊過去三個門。你靠得住找到他。」

「他是什麼樣子的？」

我的問題似乎叫門房覺得好玩。「噢，你一見他就會認出他的，先生。你在一百萬人裏也不會弄錯他。」

小烟紙店裏的女孩子也同樣愛饒舌。我用不着想法子揣摩柏格曼博士。他的光臨已經造成了一個極大的印象。

「真是一個人物，他可不是？」她吃吃的笑了。「問了我想點什麼，成天在這裏。我沒有多少時間想什麼，我告訴他。……接着我們就談起夢來了。」

柏格曼跟她講起了國外什麼地方有一位醫生，說你的夢並不跟你以爲的意思相

同。他似乎把它看作一個科學上的大發現，叫女孩子聽來很覺得好玩，自命多少有點高出他一籌，因為她一向就知道如此。她家裏有一本書，向來屬於她的姑母的。書名字叫『虛巴女王的夢典』，遠寫在這位外國醫生生出來以前呢。

『那總是這樣有趣。假設你夢見香腸——那是一場吵架。除非你是在吃它們。那就是愛情，或者健康，就跟做夢到打噴嚏和菌子一樣的意義。前些日子有一夜我做夢脫襪子，好，一點也不錯，就在第二天早上，我的哥哥郵匯給了我五鎊六先令。自然，夢不一定永遠像這樣的應驗。並一下子：』

到這裏我想打斷了她，問她知道不知道柏格曼去了哪兒。

他要一本什麼雜誌，她告訴我。所以她打發他到米契爾那裏去了。那是在街的那一頭。我不會找不到的。

『你最好把他的烟捲帶給他去，』她補充說。『他把它們擱在這裏櫃台上，忘記拿了。』

米契爾那裏也記得這位外國先生，可是印象不及那個烟紙店裏的女孩子對他的好。他們在那裏似乎爭論了幾句。柏格曼要『新世界舞台』變得十分憤慨，當那個孩子自然而然的猜想那是一種戲劇雜誌而拿給他『舞台』或『時代』的時候。『沒有希望。沒有法子。』我能夠想像他呻嘆。最後他不憚煩的解釋了『新世界舞台』是關於政治的，用德文的。孩子就勸告他去試看看車站裏邊的書攤去。

到這一點我弄昏了頭腦。這全盤勾當落到一場追人的地步，我只能奔跑，像一隻獵狗，從一個線索到另一個線索。直到喘着氣跑到了書攤前面，我才明白了我多傻。書攤伙計忙得沒有注意到帶外國口音的什麼人；或許有幾個的，在過去半小時以內。我放肆的眼關四方，招呼了兩個樣子該差不多的外路人，他們惹氣而起，疑心看看我，然後我趕回了飯店。

門房又在等我了。

『運氣真不好，先生。』他的態度是一個同情的觀客對一場障礙競走裏跑在最後

的一個人的態度。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他還沒有回來嗎？」

「來了又走了。你走了不到一分鐘他就來了。」他在哪兒？他問我，就像你問我一樣。電話接着就響了。是攝影場裏一位先生來的。我們一早上都在想法跟他通話呢。要博士到那裏去，馬上，儘可能快一點。我說你會回來的，可是他不肯等。他就是這個樣子，先生——完全不耐煩。所以我給他雇了一輛汽車。」

「他沒有留話嗎？」

「留得有，先生。要你去皇家咖啡店會他們吃午飯。一點正。」

「唔，我活該倒霉。」

我走進走廊，坐到一張椅子裏，抹我的額角。這解決了問題。他們自以為是什麼人？這該是對我的一個教訓。一件事情是確定了：他們再不會受到我理睬了。再不會了，即便他們到房子前面來，成天坐在門檻上。

我在燒烤室裏找到了他們。

我晚到了十分鐘，算是對我受損的虛榮心的一點小小的讓步。伙計頭認識恰茲沃斯，把他指出來給我看了。我在走近他們的桌子以前停一下來博取一個最初的印象。

一個灰色的蒼蒼的腦袋，背着我，迎對了一個大而粉紅的月亮臉，細而滑溜的淡頭髮，重實的玳瑁邊眼鏡。那個灰色頭悉心的向前伸出去。那副粉紅臉靠後去，廣開給全世界。

「就在我們之間說，」它正在說，「他們的毛病就只是一點。他們沒有 *SAVOIR* *VIVRE*。」

那對淺色的圓眼，被鏡片放大了，無所不包的把目光掃過全室，並不驚訝的把我收了進去。「衣修午德先生嗎，是不是很高興你能來。我想你們兩位不認識吧？」



他並不站起來。可是柏格曼突兀得驚人的抖立了起來，像木偶戲裏的『笨氣』(Punch)。一個演悲劇的『笨氣』我心裏想。我們握手的時候，我禁不住微笑，因為我們的介紹似乎如此的多餘。人世間有些初會恰就像重逢：這就是一例。我們當然是互相認識。姓名，聲音，面貌是無關宏旨的：我認識那副臉。那是一個政局，一個時代的臉。中歐的臉。柏格曼，我說得準，也知道我在想什麼。『你好，先生？』他稍稍把最後那一個名詞含譏的加重了語氣。我們站在那裏，一會兒，互相看看。

『請坐，』恰茲沃斯先生對我說，興兜兜的。

他提高了嗓子：「Gargon, la carte pour Monsieur!」●幾個人掉過頭來看。『你最好還是要「獵戶牛排」(Tournedos Chasseur)吧，』他添上了一句。

我挑了『家常板魚』(Sole Bonne Femme)我並不喜歡，只是因為我首先看見它，也因為我決意做給恰茲沃斯看看我自有我的主意。他早已要了香檳。『不到天黑向

不喝別的什麼。」索荷那裏有一個小地方，他報告我們說，專貯他自己的開蘭雷(claret)。「在一個拍賣場裏撈到了六打，上星期。我跟我的酒頭目打賭說我一定找給他看看還有比我們酒窖裏更好的貨色。那個渾蛋總那麼氣人的自命不凡，可是不得不承認我對了。也老實不客氣叫他照數付錢。」

柏格曼咕囁一聲。他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了恰茲沃斯身上去，現在把他注視得如此悉心的，在大多人都會不出半分鐘就要給窘得不作聲了。一副心煩意亂的樣子直把肉吃完了，他抽着烟。恰茲沃斯吃得從容不迫，却也堅定不移，每吃了一口就重新開言。柏格曼的結實、多毛無戒指的手指擱在桌子上：他把烟捲擎得像一隻誅伐的食指，瞄着恰茲沃斯的心。他的頭是堂堂皇皇的，像花崗石一般的凝重。一位古羅馬的皇帝，長了黑黝黝的老亞洲式的眼睛。他身上板板的暗淡的衣服於他並不合宜。他的襯衣領也太緊了。他的領結歪着，打得很笨拙。從眼梢頭我打量那個堅定的大下巴，那副嘴的堅決緊攏的線條，從驕橫的鼻梁上劃下來的那些道粗礪的深槽，鼻孔裏的那些蒼蒼的黑毛，臉是一

位皇帝的臉，可是黑黝黝的嘲弄的眼睛應屬於他的奴隸——那個奴隸含譏帶諷的服從着，注意着，奉承着，判斷着從不會了解他的主人；那個奴隸維繫了主人的全部娛樂，全部教誨，全部權力的核准；那個奴隸寫着獸和人的寓言。

從酒，恰茲沃斯已經，由於想頭自然而然的聯續，渡到了里維埃拉的話題。柏格曼熟悉蒙地卡洛嗎？柏格曼否定的咕囉一聲。『我不妨告訴你，』恰茲沃斯說，『蒙地是我精神上的家。不大把甘恩（Canne）放在心上。蒙地自有一種 *Je ne sais quoi*，●獨有的

一種特色。我每個冬天總要去十天。不管我多忙。我只是撈出賭注來就走。我是這樣的看法；這是一種投資。如果我不在蒙地待一些時候，我就受不了倫敦的這個可惡的迷霧和毛毛雨。我會害了傷風什麼的。會在床上躺一個月。我着實是給攝影場一個恩惠；我就是這樣子告訴他們。Gargon！』

停了一下要了『舒塞蒂烏縐餅』（*Crêpes Suzette*）沒有徵求我們兩個中任何一個

●法文說不出的什麼。

的同意，恰茲沃斯接下去說明他不是賭徒，實在講，『在電影事業上總得賭夠了，無論如何。輪盤賭是一種極蠢的賭博。只合吃奶小孩子和老女人玩。我喜歡青姆梅 (chemmy) 話雖如此。去年輸了兩千鎊。我的太太喜歡打「橋」。』我告訴她說這十足表現她可惡的島國人的偏狹。』

我懷疑柏格曼的英文程度不夠懂這一切。他的表情變得愈來愈謎樣的不可測了。甚至於恰茲沃斯也似乎感覺到了。他有點拿不穩他的聽衆了。他想法另開一個頭，開始以祝賀堂倌頭『舒塞蒂烏繡餅』弄得好。『給我向亞爾方思致意，告訴他說他已經好到超過了他自己能力範圍。』堂倌頭顯然知道如何對付恰茲沃斯的，深深的一鞠躬。『爲了先生我們額外留了一點神。我們知道你是美食家。你會賞鑑。』

恰茲沃斯笑嘻嘻。『我的太太告訴我我是個可惡的紅傢伙。沒有法子。一般人對待用人的態度直叫我不舒服。沒有體恤。尤其是汽車夫。你簡直要以爲他們不是人類。這些該死的勢利人有的直要把人使喚得活活磨死。成天成夜不叫他休息。他不敢相信他

的靈魂是他自己的了。我養不起，可是我還是僱了三個：兩個管白天，還有那個管夜晚。太太老是跟我纏，要我辭退一個。「不是我們僱三個，」我對她說，「就是你自己開車。」你不會幹的。女人都是糟透的車夫。可是至少她承認這一點。」

咖啡上來了，恰茲沃斯拿出了一只嚇人的，做工精美的紅摩洛哥皮的匣子，大得像一冊袖珍本新約，裏面裝了他的雪茄。它們每支化五先令六便士，他告訴我們說。我謝絕了，柏格曼却接過了一支，最猙獰逼人的皺了眉頭點上它。「只要你一喜歡了它們，你就不願再抽別種烟，」恰茲沃斯警告他；接着一番好意的補充說，「明天我給你送上一盒。」雪茄多少像成全了恰茲沃斯。他噴起它來就好像人比原尺寸更大了。他淺色的眼睛射出了一種先知式的光芒：

「多少年來我就只抱了一個大野心。你們會笑我的。誰都不免。他們說我瘋了。可是我不在乎。」他停了。然後鄭重其事的宣告了：「都思嘉。●叫嘉寶演。」

●原爲十九世紀法國沙爾杜的五幕劇，二十世紀初被改編爲三幕歌劇。

柏格曼掉過頭來，謎樣的急速的給了我一個眼色。接着他呼一口氣，那麼有力，恰茲沃斯的雪茄烟都給吹回去繚繞他的頭。恰茲沃斯顯得高興了。顯然這是正對的反應。

「不用音樂，自然。我要把它做得絕對直捷。」他又停下了，顯然是在等我們的抗辯。並沒有。

「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人家不明白。天，那真出色。」

又是一個深刻動人的停頓。

「你們知道我要誰寫它的脚本？」恰茲沃斯的語調給我們準備去受最大的震動。

沉默。

「索末塞忒·毛姆。」

完全沉默，只有柏格曼啾啾的氣息給它打破。

恰茲沃斯坐回去，一副下了最後通牒的一個人的神氣。「倘使我弄不到毛姆，我就根本不去搞。」

「你請了他沒有？」我想要問，可是這個問題似乎不配當前的隆重性。我接觸到恰茲沃斯的嚴肅的目光，硬裝出一個微弱的、怯生生的微笑。

然而，這個微笑似乎叫恰茲沃斯很高興。他自有他的解釋法，出我不意的竟向我回笑。

「我敢打賭，我知道衣修午德想什麼，」他告訴柏格曼。「他也對，他這個傢伙。我得承認。我是一個十足的知識界的勢利人。」

柏格曼突然抬起頭來看我。終於，我心裏想，他要說話了。黑眼睛閃爍了，嘴唇彎成一個字的形式，手描出了一個手勢的輪廓。於是我聽見了恰茲沃斯說：「哈囉，三德。」

我掉過頭去，那邊，站在桌旁，真叫人不相信的，居然是阿希密德。一個差不多老了十歲的阿希密德，可是出奇的沒有改多少樣；仍然是漂亮，金褐色頭髮，優優雅雅的；仍然打扮得一副隨隨便便的大學生的翩翩的風度，穿運動上衣，綢套衫，法蘭絨長燈籠褲。「三德是我們的故事編審。」恰茲沃斯告訴柏格曼：「跟驢子一樣的固執。他會重寫莎士比

「亞的，如果他不喜歡那個脚本。」

阿希宓德含着平滑的小貓式的微笑：「哈囉，衣修午德，」他輕柔的說，一口感覺到好玩的聲音。

我們的目光接觸到了。你到底在這裏幹什麼？我想問他。我實在是震駭了。詩人的阿希宓德。瑪羅（Marlowe）研究社明星的阿希宓德。顯然，他意識到我在想什麼。他的淡金色的眼睛微笑着，一概拒絕了承認什麼，交換任何串通的信號。

「你們兩位相識的？」恰茲沃斯問。

「我們從前在劍橋同學，」我簡短的說，目光還是不離開阿希宓德的眼睛，挑惹他。

「劍橋嗎？」恰茲沃斯顯然是受了深刻的印象了。我可以感覺到我的來歷已經升高了幾分。「唔，你們兩位會有許多話談了。」

我直看着阿希宓德，看他敢不敢否認這一點。阿希宓德只是從裝飾的面具背後微微一笑。



「該是回攝影場去的時候了，」恰茲沃斯宣佈了，站起來伸伸腰。「柏格曼博士跟我們一塊兒走，三德把那張露絲瑪麗·李的片子開給他看看，好吧？那叫個什麼鬼名字？」

「摩納哥之月，」阿希宓德說，就像人家說哈姆雷特，漫不經意的，不用引號。

柏格曼站起來，深深的帶悲劇性的哼了一聲。

「那是稀糟的一件作品，」恰茲沃斯與高采烈的告訴他，「可是你可以知道一下她什麼樣子。」

我們一齊走向門去。柏格曼看起來很矮，而重碩，在大腹便便的恰茲沃斯和柳樹般頹長的阿希宓德之間放步走去。我跟在後邊，覺得像給撇下了，微帶愠怒。

恰茲沃斯神氣十足的一舉手揮開了侍者，自己動手幫助柏格曼穿大衣。這就像給一個古羅馬的雕像穿衣服。柏格曼的帽子是一個最惡劣不過的玩笑。太小了，它十分荒謬的棲息在他蒼蒼的灰色髮鬚上，柏格曼從它底下猙獰的望出來，表情儼然是一個皇帝被抓到了，受叛亂的羣衆嘲弄着。阿希宓德，自然也不戴帽子也不穿外套。他帶了一把

綉傘，捲得天衣無縫。外邊，恰茲沃斯的樂爾士樂以斯，車夫齊全，正在恭候：一律淡灰色，配他寬博而剪裁適體的衣服。

「今夜最好睡一個足，衣修午德，」他一番好意的給我忠告：「我們要叫你苦幹了。」阿希宓德不說什麼。他笑笑，跟了恰茲沃斯進了車。

柏格曼停住了，握了我的手。一個非常迷人，十分親切的微笑浮上了他的臉。他站得離開我很近。

「再見，衣修午德先生，」他說，用了德國話，「我明天叫你。」他的聲音放低了；他深的，動感情的，注視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們在一起一定很愉快。你知道，早已是，我在你面前絕對不覺得害羞。我們像兩個結了婚的男人相逢在一個窰子裏。」

我回家的時候，我的母親和理查正在客廳裏等我。

「唔！」

「成功嗎？」

「怎麼個樣子？」

「你碰見了他吧？」

我落坐到一張椅子裏。「對了，」我說，「我碰見了他。」

「還有——一切都順利吧？」

「你說順利是什麼意思？」

「你正要接受這項差事嗎？」

「我不知道。……唔，對了……對了，我想我正要。」

恰茲沃斯的一個手下人把柏格曼安置在騎士橋的一個公寓裏，地點離海德公園角不遠。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裏找到他，高踞在幾段陡梯的頂上。甚至於我們還看不見彼此呢，他就開始招呼我了，從高處。「上來再高些！再高些！勇敢點！還沒有到。你在哪兒了？別鬆

勁啊！哈好了！**Servus** ●朋友！

「怎麼樣？」我問他，在我們握手的時候。「你覺得這裏怎樣？」

「可怕！」**柏格曼**從黑茸茸的眉毛底下對我眨着眼，一副滑稽的樣子。「這是個地獄。你爬上了陰間。」

今朝他不再是一個皇帝，而只是一個老丑角，蓬着頭，穿了花花綠綠的綢浴衣，悲喜劇性的，像所有的丑角一樣，在你看見他們在後台休息的時候。

他把手攔在我的胳膊上：「第一，請告訴我一樁事情。你們的全城都這樣猙獰嗎？」

「猙獰？啊，這還是最好的部份呢！你等着看我們的貧民窟和郊區吧。」

**柏格曼**笑了。「你給了我極大的安慰。」

他爲首引我進屋子。那間小起坐室像熱帶一般熱，瀰漫着一重烟捲烟的濃雲。新刷的白灰還發着臭味。滿處都堆了衣服，文件，書籍，凌亂到不可收拾，像一個火山周圍的岩

●奧國人見面招呼語，意爲：你的僕人。

柏格曼喚了：『Mademoiselle！』一個女孩子就從內室走出來了。她頭上長了平滑的淡頭髮，從鬢角一平的梳上去，臉是一個平靜的鴨蛋臉，應是很好看的，要不是下頰太尖了。她帶了無邊的眼鏡，口紅用錯了一種色度。她穿了速記員的乾淨的衣衫。

『多羅綏，我給你介紹衣修午德先生。多羅綏是我的秘書，大慈大悲的恰茲沃斯先生所給我的禮物中最美的一件。你看，多羅綏，衣修午德先生正是好好先生浮吉爾，他是來引導我通過這個盎格羅·薩克森喜劇。』

多羅綏笑着，一位新秘書的微笑，還有點困惑，可是準備好了隨便雇主會瘋得怎麼樣。

『請把那個火滅了，』柏格曼添上說。『他十足要把我烤死了。』

多羅綏跪下去，關了煤氣火，那正在一個角落裏吼叫。「現在你就需要我呢，」她問了，十足公事公辦的樣子，「還是讓我先繼續料理信件？」

「我們無時不需要你，我親愛的。沒有你，我們一刻都活不成。你是我們的琵琶忒麗。可是首先，浮吉爾先生和我得認識一下。或者甯可說，他一定得認識認識我。因為你看，」柏格曼講下去，就任多羅綏走出屋子去，「我早已知道了你的一切。」

「你早已？」

「當然。一切重要的地方。等一下，我要給你看一點東西。」

微笑着舉起了食指，表示我得忍耐一點，他開始翻衣服和散紙堆。我越來越好奇的看着柏格曼越來越氣勢洶洶的搜索。不時的他發現了一件東西，顯然不是要找的，在前面擎起了一會兒，像一隻發着惡臭的死耗子，就把它拋開了，憎惡的哼了一聲或者喊出了一聽「可惡！」（“Scheusslich!”）「蠢不堪言！」我看着他這樣子發掘出一本肥碩，黑面的手冊，一副刮鬍子鏡子，一瓶髮油和一條肚帶。最後，在一堆襯衣底下，他找到了一

本『我的奮鬥』拿起來吻了一下，才扔進了字紙簍。『我愛他！』他對我說，做一個滑稽的鬼臉。

搜索擴展到寢室去了。我聽得見他撲來撲去，鼻子裏咕嚕着，氣咻咻的，一方面我站在壁爐架前，望着照片裏一個大個子，金頭髮，談諧的婦人和一個瘦黑的，簡直像受了驚的女孩子。第二步，浴室也拔搜了。兩條濕毛巾拋到了過道裏。於是柏格曼發出了一聲『啊哈！』他大踏步走回了起坐室，高過頭頂的揮着一本書。那是我的小說『紀念碑』。

『哪！這裏看見嗎？我半夜裏讀了它。今早上又讀，在浴盆裏。』

我很可笑的得意了，受寵若驚了。『唔，』我竭力說得不大經意，『你覺得它怎樣？』

『我覺得它氣勢不小。』

『本該寫得要像樣一點的。我怕我——』

『你可錯了，』柏格曼對我說，嚴厲十足。他翻起書葉來了。『這一個場面：他打算自殺。這很生動。』他嚴肅的皺了眉頭，彷彿看我敢不敢有所異議。『這我覺得清清楚楚的。』

很生動。」

我出聲笑了，紅了臉。柏格曼看着我，帶笑的，像一個得意的大人聽着兒子受校長誇獎。接着他拍拍我的肩膀。

「看，你如果不相信我。我給你看。我今早上讀了你的書才寫下了這個。」他開始在口袋裏摸索起來了。因為口袋只有七個，他沒有化很久的工夫。他拉出了一張皺褶了的紙：「我第一首試作的英文詩。贈一位英國詩人。」

我拿過來讀了：

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母親告訴我

這是吉利的：醒來見早晨的天色明朗，

第一聲就聽見一隻百靈的歌唱。



現在我不再是小孩了，我醒來，早晨的天色很暗：

我聽見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在歌唱，

用了異國的言語，可是吉利的，我想。

他是誰，這個歌者，他居然不怕灰色的城市？

他們不久會溺死他嗎，這個可憐的雪萊？

絞死拜倫的劊子手會教他怎樣拐彎嗎？

我希望他們不出此，因為他使我歡快。

「啊，」我說，「很美呀！」

「你喜歡？」柏格曼樂得直搓起手來。「可是你得把文字改正，一定請。」  
「當然不。我就喜歡它這個樣子。」

「我早就以為我對於你們的文字有點感覺了，」柏格曼說，帶了謙虛的滿意。「我要寫許多英文詩。」

「我可以保存這一首嗎？」

「真的？你要它？」他微笑了。「那麼我簽上名字給你。」

他拿出自來水筆寫了：「贈克里思多阜——同囚弗萊德立希。」

我把詩小心的擱在壁爐架上。那裏看來是全屋子唯一安全的地方。「這是你的太太嗎？」我問，看着那幾張照片。

「不錯。那是茵琪，我的女兒。」

「她的眼睛真美。」

「她是個鋼琴手。很有才氣。」

「她們在維也納？」

「不幸而是。我非常替她們憂慮。奧國已經是不再安全了。災難正在擴張。我願意她

們跟我一同來，可是我的太太得照應她的母親。不那麼容易。」柏格曼深深的嘆一口氣。然後，鋒利的瞥了我一眼：「你沒有結婚。」這說得就像是一種非難。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這些事情……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吧？」

「跟我的母親和弟弟。我的父親早死了。」

柏格曼唔了一聲，點點頭。他像一個醫生發現他最悲觀的診斷被證實了。「你是一個典型的母親的兒子。這正是英吉利悲劇。」

我笑了。「許多英國人都結婚的，你知道。」

「他們同自己的母親結了婚。這是個大患。這會進一步毀壞了歐洲。我關於這一點寫了一部小說的頭幾章。那是「一個伊登（Eden）出身的伊狄帕士（Oedipus）的日記。」」柏格曼突然給了我一個嫵媚的微笑：「可是不用煩心。我們會改正這一切。」

「好吧，」我噓開嘴一笑，「我不去煩心。」

柏格曼點一支烟捲，噴一口烟，差不多把他整個的掩沒了身影。

「現在，」他宣布了，「可憎而不可避免的時候到了，我們得談談這個我們就要犯的罪；這個公然的暴行，這個大惡不悛的勞什子，這個誹謗，這個褻瀆。：你讀了那個原脚本沒有？」

「昨夜他們差人把它送來了。」

「怎樣？」柏格曼目光銳敏的看着我，等我的回答。

「比我預料的還要壞。」

「妙極！好極！你看，我是這麼樣的一個可怕的老罪人了，什麼也不會及得到我預料的壞。可是你驚訝了。你震駭了。那還是因為你太天真。我就是絕對需要的這種天真來幫助我；阿聊夏·卡拉瑪佐夫的天真。我要進行教壞你。我要什麼東西都從頭起教你。：你知道電影是什麼一回事？」柏格曼拱起了雙手，十分愛惜的，彷彿攜着一朵精緻的花。

「電影是一副窮兇極惡的機器。一點上火一發動，它就轉得像排山倒海。它不能停。它不

能抱歉。它收不回任何成命。它不能等你了解它。它不能說明它自己。它只管長熟來終於不可避免的。大爆炸。這個爆炸我們得準備，像無政府主義者，用了極端的機巧和惡毒：

你在德國的時候可曾看過「Frau Nussbaums letzter Tag」？

「我自然看過三四次之多。」

柏格曼笑逐顏開了。「我導演的。」

「不是吧？真的嗎？」

「你不知道？」

「我恐怕我從不讀名單……啊，那是德國最好幾張片子裏的一張呀！」

柏格曼點點頭，高興了，認為當然。「你一定得把這個告訴雨傘。」

「雨傘？」

「那個花花公子，昨天吃午飯的時候在我們面前出現的。」

● 德文：納斯朋太太的最後一天。

「噢，阿希密德……」

柏格曼顯得不放心。「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不，」我噓開嘴一笑。「不盡然。」

「你看，他那把雨傘我覺得非常有象徵的意味。那是不列顛的體面，表示說：『我有我的種種傳統，它們會庇護我。什麼不愉快的，什麼不紳士氣的事情都不可能發生在我的私園以內。』這把體面的雨傘是英國人的魔杖，他會用了來想法把希特勒揮入於烏有。到希特勒粗粗野野的硬不肯消失的時候，英國人就會撐開傘來說：『究竟我在乎什麼一點兒雨呢？』可是那場雨會是炸彈和血的雨啊。雨傘並不是炸彈不入的。」

「別小看了雨傘，」我說。「它常常用得很成功，在女教師們的手裏，擋住了雄牛。它有一個很尖的頭呢。」

「你可錯了。雨傘是毫無用處……你熟悉歌德嗎？」

「只知道一點。」

「等一下。我給你讀一點東西。等一下。」

「影片的美處，」我第二天吃早點的時候對我的母親和理查揚言，「就是它有一定的速度。你看它的方式是受機械性質的限制的。我的意思是，拿一幅畫來講吧——你可以光瞟它一眼，或者你可以盯着它的左上角看它個半小時。一本書也同樣。著者不能禁止你浮掠看過去，或者從最後一章開始了反過來讀。要點是，你可以選擇你接近的方法。你進一個電影院的時候，那就不同。影片在那裏，導演要你怎樣看，你就得怎樣看。他一點又一點的着他的題旨，他允許你幾秒鐘或者幾分鐘去抓住每一點。倘若你錯過了什麼，他不肯重複一遍，他不會停下來說明。他不能。他已經開了頭，他就得進行完……你看，影片實在像一種窮兇極惡的機器：」

我陡然停住了，手伸在空中。我已經發覺了自己正在做柏格曼的一種最特別的手勢。

我一向都自命爲還不差的作家。可是，跟格柏曼一起工作的頭幾天，我的自負心着實低落了。我原先自詡我有想像力，我會編對話，我會發展一個人物。我曾經自信差不多能描寫任何事物，就如一個勝任的藝術家能給你畫一個老人的臉，或者一張桌子，或者一棵樹。

好，我似乎錯了。

時期是二十世紀初，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的某一個時候。正是一個暖和的春晚，在維也納的普萊台。跳舞場點上了燈。咖啡店人滿。樂隊喧響。烟火在樹梢頭爆開。鞦韆在擺轉台在轉。也有怪把戲，吉布西人算命，小孩子玩手風琴。一堆一堆人在吃東西，喝啤酒，在河邊的小徑上散步。醉漢們吵鬧的唱歌。情侶們，手挽手，在榆樹和銀白楊的陰影裏一邊走一邊耳語。

那裏有一個女孩子，名叫都妮，專賣紫羅蘭。誰都認識她，她對誰也說得來幾句。她一



邊兜售花一邊笑着，開着玩笑。一個軍官想法吻她。她不發脾氣的溜開了。一位老太太丟了一隻狗；她很同情。一位憤慨的，專橫的先生尋找他的女兒；都妮知道她在哪裏，跟誰在一起，可是她不肯說。

然後，當她提着籃，輕輕鬆鬆，沒有心事的沿那些巷子走去的時候，她迎面遇見了一個學生裝束的漂亮少年。他告訴她，老老實實的，他的名字叫路多爾夫。可是他並非他的外表所示的那一種身份。他實在是波羅達尼亞的太子。

這一切我都得描寫。『別關心拍法，』柏格曼告訴我：『就是寫對話。製造氛圍。讓鏡頭有東西可聽，可看。』

我辦不到。我辦不到。我的無能幾乎害得我流眼淚。什麼都如此簡單嗎，一定的？例如，這裏有都妮的父親。他是胖個子，好興致，他擺一個攤子賣 *Wiener Würstchen*。●他跟主顧們談話。他跟都妮談話。都妮跟主顧們談話。他們回答。這都很熱鬧，有趣，可喜。可是他

們見鬼的究竟說些什麼話呢？

我不知道。我不會寫。這是毫不客氣的真實——我畫不成一張桌子。我想法託庇於我的驕傲。究竟，這是電影文字，賣錢工作。那是根本虛假的，低級的，俗氣的勾當。它夠不上我的身份。我悔不該把自己牽累了進去，受了柏格曼危險的魅力所影響，爲了帝國獬犬認爲當然而準備給我的簡直是難於置信的每周二十鎊。我正在出賣我的藝術。無怪這麼難了。

胡說！我實在也並不相信這一點。能使人談話不就俗。一個老人賣香腸不就俗；除非照這個字的原意講，『屬於普通人。』莎士比亞就該會知道他怎麼講話。託爾斯泰也該會知道。我不知道是因爲，儘管我抱了客廳式社會主義，我是一個勢利人。我不和道任何人怎樣講話，除了公學學生和神經病的布希米人。

我絕望中投靠我記憶中的人家的電影了。我想法做得漂亮，滑稽，我造出曲折的咬文嚼字的玩笑。我寫了一頁的對話，一無所成，除了說明了一個無名的次要角色跟誰的

老婆有一點勾搭的事實。至於路多爾夫，那個徽服出行的太子，他把話講得像我所見過的最壞的滑稽歌劇的最低公分母的那個樣子。我簡直不敢拿我可憐極的試草給柏格曼看。

他褶了眉頭，短短而深深的一咕囁，讀完了它們；可是他似乎既不驚亦不訝。「讓我來告訴你一點東西，方家，」他開始了，一邊把我的稿子不經意的撇到了字紙簍裏，「影片是一部交響樂。每一段出諸某一個基調。總有一個音調得選取了馬上敲出來。這表出了全局的特性。這支配了注意力。」

靠得我很近的坐着，只隨時停下來長長的抽一口烟捲，他開始描摹開場的一本。非常驚人。什麼都活栩了。樹在晚風裏顫動起來了，音樂聽見了，轉台開動了。而人也講話了。柏格曼信口編出了他們的談話，一半用德文，一半用了可笑的英文；那是又生動又真實。他的眼睛閃亮，他的手勢變得更鋪張了，他模倣，他打諢。我笑出來了。那全然是這麼簡單，這麼有力，這麼明顯。爲什麼我不會想到呢，我自己？

柏格曼小小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不錯吧，可不是？」

「了不得！我就要記下來，趁我還沒有忘掉。」

立刻，他很認真了。「不，不。這不對。完全不對。我只想給你一點點概念……這不行。等一下。我們得考慮……」

雲霧接上了陽光。柏格曼轉入哲學的分析就猙獰的蹙了額。他提出了十個出色的理由說明了為什麼全盤都不可能。這些也顯而易見。為什麼我不會想到呢？柏格曼嘆氣了：「不那麼容易……」他又點上了一支烟。「不那麼容易。」他喃喃的說。「等一下。等一下。我們想想看……」

他站起來在地毯上踱步，氣咻咻的，手兇兇的又在背後，臉關拒了外界，鐵面無情的，像一個監獄的門。接着一種思想打動了他。他停下來，自覺有趣。他微笑了。

「你知道我的太太對我怎麼講，在我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弗萊德立希，「她說，去寫你的詩吧。等我煮好了晚飯，我來替你編這個傻故事。究竟，賈澄是一個女人的事。」

柏格曼在他情形好的日子就是這個樣子。在這種日子我是阿聊夏·卡拉瑪佐夫，或者，如他對多羅綏說的，像巴拉姆的驢子，『曾經說過一行出奇的東西。』●我的不勝任無非激起他作想像的更輝煌的馳騁。他警句四射，他紅光滿面，他當真驚呆了自己。在這種日子，我們彼此投合到極點。柏格曼實在根本不需要一個合作人。可是他需要刺激和同情：他需要一個人可以對着講德文。他需要聽衆。

他的太太每天都給他寫信；茵琪一星期寫兩三次。他把那些信摘讀給我聽，滿篇都是些家庭，劇壇，和政治的瑣話；而這些又牽引到種種趣事，關於茵琪的第一次的演奏會，關於他的岳母，關於德國和奧國的演員，以及他導演過的戲和影片。他會化一整個鐘頭

描寫他曾經如何在德累斯頓演出了「麥克白」採用面具，照希臘悲劇的作風。一整個早晨往往就過去了，光由他背背他的詩，或者對我講講他在柏林的最後的日子，那年的春天，當時衝鋒隊員滿街橫行得像土匪，他的太太用一句敏捷的回答或一個玩笑把他救出了幾次危險的處境。雖然柏格曼是奧國人，他還是聽了勸告放棄了差事，匆匆的離開了德國。結果他們把大部分的錢都喪失了。「所以，恰茲沃斯商請我的時候，你看，我拒絕不得了。別無他法。從頭起，我就懷疑這個造作的紫羅蘭。甚至於隔了半個歐洲，聞起來也不大好。：不管他，我對自己說：這裏是一個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我們要盡我們所能的做去。我們不要絕望。誰知道？也許，到底，我們會送給恰茲沃斯先生一個動人的小花束，一個可愛的小意外。」

柏格曼需要我全部的時間，我全部的作伴，我全部的注意力。在那幾個最初的星期內，我們工作的日子着着的加長了，直到我不得不反抗，堅持回家去吃晚飯。他似乎決心要完全佔有我。

他逼問我許多問題，關於我的朋友，我的興趣，我的習慣，我的戀愛生活，周末，尤其是他無窮盡的，嫉妒的好奇心的對象。我做了什麼事情？我看了什麼人？我是否像一個和尚一樣的過活？『你找的是W. H. 君呢？還是十四行集的黑女士？』可是我也同樣的頑固。我不肯告訴他。我用微笑和暗示去作弄他。

受挫了，他把注意力轉到多羅綏身上。比我年輕，也少經驗，她抵不過他的尋根究底。有一天早上，我到的時候看見她正在流眼淚。她陡然站起來，急急忙忙的走到隔壁房間去。『她有她的衝突，』柏格曼告訴我，帶一點猙獰的滿足。『不那麼容易。』多羅綏似乎有一個男朋友，一個大一點的男人，已經結過婚的。他似乎決不定在兩個女人裏喜歡哪一個；此刻，他回到老婆那里去了。他的名字是克倫。他是一個汽車經售人。他曾經帶多羅綏到布來敦去過周末。多羅綏也有一個跟她年齡相仿的情人，一個無線電工程師，人好而穩定，想跟她結婚。可是這位無線電工程師缺少光彩；他不及克倫有一種致命的魅力，留了那麼一點黑鬍子。

柏格曼對於這一切的興趣是十足吃屍鬼式的 (Thoulish)。另外，他完全熟知多羅綏的父親，另一個邪惡的影響，也熟知她的姨母，在一個承辦喪事人那里工作，跟她的姊夫有曖昧的關係。起初，我簡直不相信多羅綏會自己洩漏這些隱私的細節，懷疑柏格曼捏造了全盤的故事。她看來是這麼怕羞，矜持的一個女孩子。可是不久他們當真在我的面前講起克倫了。多羅綏哭起來，柏格曼總就像上帝本身拍拍她的肩膀，喃喃的說，「不要緊，孩子。沒有法子。這會過去的。」

他喜歡給我講演戀愛的問題。『一個女人被喚醒了的時候，她得到了她所要的男人的時候，她是驚人的，驚人的。你一點也想不到。：性感是一整個分開的世界，我們在外邊看見的，現到表面上來的——那沒有什麼。愛情是一個鑛。你可以深入再深入。那裏有許多走廊，許多洞，整套的岩層。你可以發現全部的地質世紀。你會找到東西，小物小件，可以幫助你翻造她的生命，她另外的情人，她自己還不知道的東西，你必不可告訴她你知道……』



『你看，』柏格曼講下去，『女人在一個男子是極對需要的；尤其在一個人生活在觀念中，在創造種種心境和種種思緒中的男子。他需要她們，就像麵包。我不是指爲了交媾；那不這麼重要，在我這般年齡。一個人可以在幻想裏討更多的生活。可是一個人需要她們的氣息，她們的氛圍，她們的香味。女人們認得出一個需要她們的這種東西的男子。她們立刻感覺到，她們就到這裏來，像馬。』柏格曼停住了，噓着嘴笑：『你看，我是一個老猶太蘇格拉底給青年傳道。有一天他們會叫我喝毒酒的。』

在那個酷熱的小房間裏，我們在一起的生活似乎出奇的孤立。我們三個人作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不隸屬倫敦，不隸屬歐洲，不隸屬一九三三年。多羅綏，女人的代表，竭力把家安排出一點秩序，可是她的努力不很成功。她整理柏格曼的大堆文件的一切計劃，只有引起了混亂。因爲他從不會確切的描寫他要找的是什麼，她從不能告訴他她把它擱在哪兒了。這使他懊喪得暴跳如雷。『可怕，可怕。這着實害死了我。蠢不堪言。』他就常

常就轉入乖戾的沉默。

其次是吃飯的問題。這所房子本來有飯館設備，理論上它能拿出苦咖啡，很濃的紅茶，凝結的雞蛋，濕透的烤麵包，黏膩的排骨，接之以一種無名的黃布丁。飯食簡直要經過一個不可信的長時間才到得了。正如柏格曼所說的，你要早點的時候，最好叫了你午餐要吃的東西，因為要四個鐘頭你才會得到它。所以我們主要就是靠烟捲過活。

最少一星期會有兩次黑暗的日子。我會一進屋就看見柏格曼完全絕望的樣子。他整夜沒有睡，故事是毫無希望，多羅綏在哭泣。對付這種局勢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柏格曼引出來跟我吃午飯。離我們最近的飯館是在一家百貨公司頂層上的一個大而陰鬱的去處。我們吃得早，總在另外還只有很少幾個主顧的時候，佔坐了最黑暗的角落裏的一張桌子，靠近一座簡直有一點陰森氣的老祖父時辰鐘，那常叫柏格曼想起愛倫坡的故事。

『它無時不在滴搭響，』他對我說。『死越來越近了。梅毒。貧困。肺癆。毒瘤發覺得太

晚了。我的藝術不行，大失敗，該死的落空。戰爭。毒氣。我們頭挨頭的一塊兒死在烘爐裏。」

接着他就會描摹起未來的戰爭了。千萬架飛機襲擊維也納，布拉格，倫敦和巴黎，毫無事先的警告，扔下無數的炸彈，裝滿了致命的病菌；一星期內征服歐洲；制服亞洲，非洲，南北美洲；大屠殺猶太人，處死知識份子，把非北歐種的女人趕進龐大的國家妓院；把圖書和書籍焚燬，把雕像磨成粉末；給不適於生存的大量去勢，給老年的大量殺戮；給年輕的大量檢定；叫法國和巴爾幹國家淪為荒野，以備希特勒青年團用作國家公園；建立褐色藝術，褐色文學，褐色音樂，褐色哲學，褐色科學和希特勒宗教，它的梵諦岡設在慕尼黑，它的羅爾德在貝茲加登；這個教基於闡揚領袖的實際的最複雜不過的教條的系統，『我的奮鬥』的言論，一萬條布爾什維克的邪說，血統與土地的聖義；也基於跟祖國神會的繁文縟節，包括了人祭和鋼洗禮。

『所有這些人，』柏格曼繼續說，『都要死。一個不留……不，有一個……』他指指一個胖胖的，並不惹人討厭的，獨坐在遠遠的角落裏的人，『他會活下去。他那種人，只要准許

活命，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可以。他會邀征服者到他的家裏去，逼老婆給他們做飯，自己屈了膝上菜。他會告發母親。他會把妹妹獻給一個小兵。他會在監獄裏當偵探。他會唾口沫在聖器上。他會按住自己的女兒讓人家強姦。作為這一切的酬報，人家會給他一個差事，在公共毛廁裏替人家擦皮靴，他會用舌頭給人家的鞋子舔去髒東西：『柏格曼憂愁的搖搖頭：『太糟了。我不妒忌他。』』

這一類談話對於我有一種奇怪的影響。跟我所有的朋友一樣，我說我相信一個歐戰就要來了。我相信這一點就像大家相信一個人會死的，可是我又並不相信。因為未來的戰爭就像死一般的不實在。它的不實在是因為我想像不出它以外的任何事物；我不肯想像任何事物；就像一個看客不肯想像一個戲院裏的佈景背後是什麼。戰爭的爆發，像死的一剎那，橫在我對將來的透視上像一堵牆；它標明了我的想像世界的陡然的，全然的終結。我時不時的想到這堵牆，喪氣得透頂的，神經中樞裏鼓動着一種恐怖。然後，又一番，我忘掉或者不理它了。也正像一個人想到了自己的死，我私自低語說，『誰知道？』

許我們會避過它的，不管怎樣。也許就從不會發生。」

柏格曼描摹宇宙浩劫的『啓示錄』式的圖畫把戰爭的瞻望顯得比一向都更不實在了，所以它們從不會鼓舞我不起來。我料想它們對於他也會起這樣的作用吧；或者這就是爲什麼他絮絮不休的講得這麼樣興高采烈。而當他正講到最精彩的恐怖的時候，他巡視屋子四周的目光照例會發現了一個女孩子或者婦人，使他感覺了興趣，把他想像的水流岔到了較愉快的事物上去了。

他最喜歡的是飯館的女經理，甜甜的一個母性的微笑老掛在嘴上的一個金頭髮女人，年紀在三十歲左右。柏格曼非常嘉許她。『我只要一看她，』他告訴我，『就知道她很滿足。非常滿足。有人使她感到了幸福。對於她，再用不着尋找什麼了。她已經找到了我們都正在找的東西。她了解我們中的每一個。她不需要書，或是理論，或是哲學，或是教士。她了解米蓋琅吉羅，悲多汶，基督，列甯——甚至於希特勒。她也就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這樣的一個女人就是我的宗教。』

女經理見我們走進來總會帶一個特別的微笑給柏格曼；吃飯的時候，她會走過來到我們的桌邊問一下一切還好吧。『什麼都沒有錯，親愛的，』柏格曼就會回答說，『謝謝上帝，可是主要得謝謝你。你叫我們恢復了自信。』

我不確切知道女經理對這一點作何感想，可是她微笑了，笑得一副高興的，親切的樣子。她實在很可愛。『你看見嗎？』柏格曼等她走了就會轉對我說，『我們十足的互相了解。』

於是，讓 *das ewig weibliche* ● 恢復了我們的自信，我們煥然一新了回去侍候可憐的小紫羅蘭，它正在我們屋子裏的窒息的空氣中憔悴不堪。

同時，在柏林，國會縱火案的審判連續舉行，通過十月，十一月，進入了十二月最初的幾個

星期。柏格曼一片熱腸的逐日注意它的發展。『你知道他昨天說了什麼？』他常常會問我，當我早上來到了工作的時候。『他』當然是狄米特洛夫。我是知道的，因為跟柏格曼自己一樣熱切的讀了報，可是我任怎樣也不肯破壞了接着就來的表演。

柏格曼扮演那個戲劇的全部，一身兼充其中所有的角色。他是布恩格博士，那位容易動氣。老是受窘的庭長。他是凡·特·盧伯，用慣麻醉劑，什麼也不熱心，頭也抬不起。他是認真的，受盡折磨的託格勒，他是戈林，那個跋扈的一介武夫的惡棍，也是戈培爾，蜥蜴式的，陰險而機靈。他是火熾的博浦夫和頑冥的塔奈夫。而最精彩的，還是他做狄密特洛夫本人。

他當真變成了狄密特洛夫，頭髮蓬亂得凶極，嘴唇閉成嚴峻的冷嘲的一條縫，指手劃腳，目光炯炯。

『部長先生曉得不曉得，』他雷鳴起來，『帶得有這種被指為犯罪心性的那些人今日正在支配着的命運囊括了全世界的六分之一，就是蘇維埃聯邦——地球上最大。

最好的地方？」

於是，作為戈林，牛頭的，激怒了的，他吼了，「我來告訴你我曉得的是什麼！我曉得你是個共產黨密探，來了德國放火燒國會。在我看來，你只是一個齷齪的流氓，你此刻該就是吊在絞台上才對！」

柏格曼微笑了；一種淡淡的，可怕的笑容。像一個鬥牛人一眼不離激惱了，受傷了的雄牛，他輕輕的問了，「你很怕我的問話，是不是，部長先生？」

柏格曼的臉扭曲了，鼓起了，似乎漲成了一團中風式的血塊。他的手射出去。他像瘋癲似的暴叫，「滾出去，你這個流氓！」

柏格曼微微的一鞠躬，譏刺而威嚴。他半轉過身去，彷彿要退席。接着他停了。他的目光落到想像中的凡·特·盧伯的身上。他的手舉起了，慢慢的，作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手勢。他向全歐洲發言：

「那裏正站着可憐的浮士德……可是靡非思托非利士在什麼地方呢？」



於是他下台了。

『你等着！』柏格曼——戈林怒喝那個退走的身影：『你等我把你揮出了這個法庭的權力以外！』

另外一場，多羅綏和我常勸柏格曼重演一番的，就是凡·特·盧伯受盤詰的一刻。他站在他那幾個控訴人面前，毋着寬大的肩膀，垂着手，下巴落到了胸前。他簡直不像人：一個倒霉的，蠢然的，受夠了罪的動物。庭長試叫他抬起頭來看。他不動。通事來試塞番特博士來試。毫無反應。於是，突然，用了動物訓練人粗厲的威勢，赫爾多夫猛吠一聲，『抬起頭來，人！快！』

那個頭立刻跳起來了，機械式的，彷彿聽從了一種深藏在底下的記憶。那對雲裏霧裏似的眼眼巡視了法廳。它們是在搜尋什麼人吧？一線認識的微光似乎在它們裏邊晃了一會兒。接着凡·特·盧伯笑出來了。這實在是可怕，不堪，嚇死人。那個笨重的身體沒有聲音的笑得顛來抖去，七上八下，彷彿斷氣的一股勁把它震翻了。凡·特·盧伯笑着，

笑着，沒有聲音的，盲目的，嘴開着，滴着涎，像一個白癡的。然後，來得同樣的突兀，發作完了。頭重新低前去。那副怪誕的身影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緊守着其中的祕密，像死者一般的無法接近。

「天！」多羅綏就會起一陣寒噤的叫起來，「我很高興我不在那邊！這叫你毛髮悚然。那些納粹真不是人。」

「你錯了，親愛的，」柏格曼告訴她，很認真的。「他們正是巴不得你這麼想的，以為他們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可是他們也近人情，很近人情的，在他們軟弱的時候。我們一定得不怕他們。我們一定得了解他們。了解他們是絕對必要的，要不然我們都完了。」

現在柏格曼既成了狄密特洛夫，他不得不把他的嘲世態度放棄一大半。那不再相稱了。狄密特洛夫總得有一樁大業而為之奮鬥，為之現身說法。而大業就成了「紫羅蘭姑娘。」

我們正編到的一節是講路多爾夫由於一場宮闈的革命而喪失了他未來的波羅

坦尼亞王國。一個邪惡的叔父廢了他的父親，篡了位。路多爾夫回到維也納的時候成了一個不名一文的亡命客，他如今實在是他在故事的開頭先曾假充的窮學生了。可是，都妮，很自然的，不肯相信這一點。她早已受了一次騙了。她信任了他，她愛了他，而他離開了她。（不自願的，自然，只因爲他的忠心的家臣，羅沙諾夫伯爵，流着眼淚提醒了他對波羅坦尼亞人的義務。）因此路多爾夫申辯無效；都妮憤然的把他當騙子打發了。

我們已經通過了向例的程序。我懶洋洋的，沒精打采的試寫了初稿。柏格曼只咕囉一聲的把它撇過了一邊。現在，做着照例的有聲有色而層出不窮的手勢，他把故事讀了第二遍。

可是沒有結果。那天我覺得容易使性而只想賭氣，主要是因爲相當重的着了涼。我的良心驅使我到了柏格曼的住處，而我感覺到我的犧牲並不會受到應受的賞識。我本盼人家會大驚小怪而把我送回家去的。

「這不行，」我對他說。

柏格曼立即顯出了打架的氣勢。「爲什麼不行？」

「我怕這根本不叫我感覺興趣。」

柏格曼可怕的哼了一聲。我難得這樣的公然反抗他。可是我正在一種純粹是作梗的心情中。我不在乎我被解職。我不在乎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非常無聊，」我粗野的說了。「這十足的不真實。這跟任何地方所曾發生過的任何事情都一點也不相干。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整整一分鐘他不答一句話。他在地毯上踱來踱去，咕囉着。多羅綏，坐在打字機前面，很不安的看着他。我盼待一個大規模的火山爆發。

然後他直走到我面前。

「你錯了，」他說。

我看着他的眼睛，強作了微笑。可是我什麼也不說。我不願意給他開一個機會。

「完全而基要的錯了。這並非無謂。這並非不真實。這是最關痛癢不過的。這極有時

代性。這又是極富於心理和政治的意味。」

我從賭氣中給一下子直驚起來了。

『政治的？』我笑出來。『啊，真的，弗萊德立希！你怎麼樣想出來的？』

『這是政治的。』柏格曼大張撻伐了。『而且你不肯相信這一點的緣由，你硬說這沒有意思的緣由，就是這直接關涉到了你自己。』

『我得說，我：』

『聽我說！』柏格曼打斷我，很專橫的。『路多爾夫的難題就是自命爲革命的作家和藝術家的難題，全歐洲都如此。這種作家不要混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作家，好比我們在俄國見到的作家。他的經濟背景是資產階級的。他享受慣了舒服，一個好家庭，一個盡忠的奴隸就是他的母親也，就是他的獄吏的照料。從家庭的安全和舒適裏，他讓自己奢侈一下，對於無產階級發生一點浪漫的興趣。他混到工人羣裏去，藉了假託辭，化了裝。他調戲都妮，那個工人階級的女孩子。可是那只是一種該死的可惡的行徑，一種沒有心』

勝的假面舞：：：」

「好，如果你要這樣解釋。：可是又怎麼說呢，關於：：」

「聽我說！突然間，路多爾夫的家庭垮了，安全垮了。造成他的舒服生活的投資化爲不值錢了，由於通貨膨脹。他的母親逼得擦門階，這位青年藝術家太子，儘管想得很漂亮，不得不面對猙獰的現實。弄假成了真，一點也不客氣。他跟無產階級的關係不再帶浪漫性了。他現在得有所抉擇。他脫出了階級，他必須找一個新的階級。他當真愛都妮嗎？他原先那些美麗的話語算不算數算的，他就必定得證明它們算。要不然：：」

「不錯，這都很好，可是：：」

「這個象徵的寓言，」柏格曼繼續說，他虐狂式的津津有味，「特別叫你不舒服，因爲它表出了你最深的恐怖，你自己的那個階級的夢魘。在英國，經濟的災難還沒有發生。英鎊動搖着，可是沒有完全掉落。通貨膨脹還在英國資產階級的前頭，可是你在心裏知道它就要來了，就像它到了德國。它來了，你就得選擇：：」

『你說選擇是怎樣的意思？』

『脫出階級的知識份子有兩條路。如果他愛都妮是真誠的，如果他忠於他的藝術傳統，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革命精神的大傳統，他就會知道他屬於哪一邊。他會知道怎樣去站隊。他會知道誰是他的真友人，誰是他的真敵人。』（我的目光遇着了多羅綏的。她正在茫然的看着我們，因為柏格曼，正如他興奮起來照例免不了的，已經講起德文來了。）『然而不幸，他並不總選這條路。實在，他難得選這條路。他不能嚴格的摔脫資產階級的母親夢，那個命定的舒服的夢。他想爬回進子宮的經濟安定去。他厭惡父系的，革命的傳統，那叫他想起他做兒子的義務。他假裝對羣衆的愛只是一種調情罷了，歸根結蒂。他現在甯喜歡加入玩票式的虛無主義者的行列，做那些布希米亞人式的棍徒，什麼也不信，只信各人的自我，活在世界上專爲殺人，折磨人，毀人，把人人都害得跟自己一樣的可慘……』

『換一句話說，我是一個納粹，你是我的父親。』

我們兩個都笑了。

「我只打算分析某幾種趨勢罷了，」柏格曼說。

「不過，」他補充說，「也有些時候我覺得很嚴重的替你擔心。」

柏格曼不僅替我擔心，而且替英國全體。隨便他到什麼地方，他都眼關四方的要發現他所謂的「有意義的現象。」一個現象，我發覺，竟可以是任何事物。霧就是一例。就像幾乎是全部的中歐人，他堅信霧是我們一年到頭的正常的天氣。叫他失望我該會不勝歉然的；而僥倖得很，那個冬天確有幾場很濃的大霧。柏格曼似乎想像了它們不止掩蓋了倫敦，而且包括了全島；因此說明了我們一切的較爲不可愛的民族性，我們的褊狹，我們的偽善，我們政治的糊塗，我們的矯飾和我們的不正視事實。「是英國人自己製造了這種霧。他們就吃它，像一種會給他們裝滿憧憬的苦羹。它也是他們的國服，蓋住了大片大片的貧民窟的赤裸和不公正物權的醜聞。它也是草莽，掩護了剖肚皮加克，穿了證

● 英國傳說中的神秘的殺人者。



券交易所會員的都麗的衣服，幹他殺人的勾當。」

我們開始在一起作觀光的漫游。柏格曼指點我看倫敦：他早已爲他自己在想像中創造好了的倫敦，狄更斯，老德國默片，魏德凱因特（Wedekind）和布雷啓脫（Brecht）的黑暗，錯雜，陰險的城市。他總是嚮導，我總是游客。每逢我問他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他總是說『等着』或者『你會知道的。』往往，我想他毫無存心，直到我們真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去看了倫敦塔，柏格曼就在那裏給我講英國史，把都鐸朝的統治比作了希特勒政體。他認爲當然是培根寫下了莎士比亞的戲劇，想用以作政治的宣傳，伊利薩白女王是一個男人。他甚至於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說法，爲我前所未聞而後所未見的，說愛塞克思被殺頭是因爲他威嚇君上要洩漏他們同性愛的糾葛。我着實費了一點力才把他拉出了血塔，因爲他竟在那裏靈感大發，大肆重演奢殺小公子們的慘景，驚動了別的游客，他們只看見一個結實，蓬頭的中年人對一個看不見的兇手哀求饒命，用了德文，帶了戲台上的假嗓子的聲氣。

在動物園，他把一隻狒狒，一隻長頸鹿，和一隻單峯駝，指爲我們的三個政客，公開的譴責他們的罪行。在國家畫院，他提到倫布朗特的畫像，就說明他對於鏡頭角度和特寫燈光之原理，講得那麼響，那麼服人，竟至把一堆人都吸引開離了官家的講演人，他們很自然的簡直是氣惱了。

有時候，他勸我夜裏跟他出去走一走。這，在一長天的臨了，非常累人。可是街把他迷住了，他似乎從來不疲乏或者想回家。這也很窘人。柏格曼一碰見誰的臉叫他感覺了興趣，就跟他講話，直捷得像一個小孩子；或者他對我談他們，像一個講演人那樣的，叫他們一定會聽得見。有一晚，在公共汽車裏，我們遇見了一對情人。那個女孩子就坐在我們的面前；那個年輕人站在她旁邊，拉着皮帶。柏格曼喜歡了他們：「看見他站的樣子嗎？他們連互相看一眼都不看。他們儘像是陌生人。可是他們保持了接觸，好像全出於偶然。現在看他們的嘴唇動了。這表明兩個人會怎樣談話的，在他們很快樂而沒有人打擾的時候，在黑暗裏。他們早已互相摟抱着躺在床上了。夜安，親愛的你們倆。我們不會來闖進你們的

秘密。」

柏格曼跟出租汽車夫講話，跟酒排間裏的醫科學生，跟俱樂部回來的年長的上校，跟教士，跟畢加迪利的妓女，跟河堤街上吉爾伯特紀念牌四周逡巡的男孩子。誰都似乎不見怪，甚或誤會了他的用意。我羨慕他的自由——一個外國人的自由。我也該作得出同樣的事情，我自己，在維也納或者柏林。出於一個外國人的幸運或是直覺，他幾乎總能夠從一般的類型裏挑出不平常的個人：一個畫水彩畫的警察，一個懂希臘古典的叫化子。而這一點就把他誤引入外國人的泛論。在倫敦，所有的警察都作畫，所有的學者都挨餓。

一年臨到了盡頭。報上充滿了樂觀。局勢顯得好轉了；這一年的聖誕節該是最了不起的一個聖誕節。希特勒只談和平。縮軍會議破裂了。英國政府並不想孤立；同樣的，它並不想許法國以軍事協助。人家計劃起下一個在歐洲過的暑假來，總記好添一句：『如果歐洲

還在那裏。』這就像碰一下木頭的迷信。

就在聖誕節前幾天，柏格曼和我去布來敦玩一天。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次一塊兒離開倫敦。我還記得這一次是我生平最陰沉的一次經驗。躲在高高的白雲霧背後，冬天的太陽作成一片淡金色，遠遠的潑在海峽的牡蠣灰的表面上。我們沿堤道走去，停下來看一個年輕人穿了高爾夫球褲，留了淺色的蕨蕤的小鬍子，打着一個練拳球。『他打不響鈴，』我說。『他們中誰也打不響，』柏格曼陰鬱的回答。『那隻鈴永不會再響了。他們都完了。完蛋了。』坐了花車回來，海風吹得我們兩個都昏昏睡去。我關於希特勒德國做了一場特別生動的噩夢。

最初，我做夢我是在一個法庭裏。這一次，我知道，是審一場政治案件。有些共產黨人正在被判死刑。國家檢察官是一個鐵面的，中年的，膚色淡白的女人，頭髮扭成一個結吊在腦後。她站起來，抓住了一個被告中的衣領，雄糾糾的帶他從庭上走過到法官桌前去。他們正在走的時候，她抽出一把手槍來，從背後打了那個共產黨員。他的膝蓋鬆下來了，

他的下頷垂前去了可是她繼續拉他走前去，直到面對了法官。她還高聲的叫着，『看！這是賣國賊！』

一個女孩子正坐在我旁邊，在旁觀人中。我不知怎樣的、感覺到她在職業上是一個醫院的看護。看見檢察官撐住那個正在死去的人，她站起來，流着眼淚奔出法庭去了。我跟着她，走下許多過道和許多梯級，走進一個地下室，那裏有熱汽管裝置。地下室裏排滿了鋪床，像一個營房。那個女孩子在一張上躺下，哽咽着。接着幾個青年走進來了。我知道他們屬於希特勒青年團；可是，不穿制服，他們倒是披了一塊塊熊皮，束帶，戴盔，佩劍，寒飈，做戲樣子的，就像演出『指環』<sup>①</sup>的時候『冗員人』的穿着。他們一半裸露的身體上佈滿了酒斑和疹塊，他們似乎疲倦了，沒精打采的。他們爬進了他們的鋪位去，一點也不注意那個女孩子或者我。

然後我走上一條陡的，很窄的街。一個猶太人朝我奔跑下來，手腕插在外衣口袋裏。

我知道這是因爲他的手給槍打掉了。他得掩藏起他的創傷。只要任何人看見了它們，就會認出他來，就會毒打他。

在街頂上，我看見了一個老女人，穿了一種制服，法國的『天邊藍』色。她在吸鼻涕，對自己賭咒。就是她打斷那個猶太人的手的。她還想打他；可是她的子彈（我驚訝的注意到那只是·22式步槍用的）掉在一地。她檢不攏來，因爲她是瞎子。

然後我走進英國大使館，那里一個好興致的，沒頭腦的，講話慢條斯理的像烏德好士滑稽小說裏的褒諦·烏思忒一樣的年輕人歡迎了我。他指給我看門廳的牆上掛滿了後期印象派和立體派的畫。『大使喜歡它們，』他說明。『我是說，一點兒對照，怎樣？』

我多少不能叫自己把這個夢告訴柏格曼。我無心聽他穿鑿而也許純屬個人得叫人不愉快的解釋。同時，我也有點好奇的懷疑他已經把這全套事情，通感作用似的（telepathically），貫入我的頭腦了。

所有這幾個月份裏，恰茲沃斯從沒有作一字的相詢。

他的沉默實在可觀。它似乎表明了最寬宏的一種信任。他讓我們作極對自由的措置。或者他是忙得把我們完全忘記了。

我想他一定在一九三四年日曆的第一葉上寫下了『紫羅蘭姑娘。』因為正月剛開始，我們就連接攝影場的電話了。脚本進行得怎麼樣？

柏格曼下帝國獬犬去見他，回來顯得相當自滿自足的樣子。他對我表示他辦得極有外交手腕。恰茲沃斯的身價昇高了。他不再是一個俗物，而是一個有文化教養，有眼光的人。『他很領會，』柏格曼說，『一位導演如何需要時間去平靜的，愛惜的體會他的觀念。』柏格曼自然把故事講得手勢和語調都得了極奢侈的表演，恰茲沃斯似乎很高興。然而，這並未改變了事實：我們的脚本還只是一個胴體，或者至多是一個活身體裝了機械的四肢。最後一節，妮報復路多爾夫而圓滿收場的全段故事，還是含糊得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兩個實在誰也不歡喜原意叫她作化妝表演，戴了金假髮，扮了那個出名

的歌劇歌唱員。儘管用多大的柏格曼的劇藝，儘管用多少弗洛依德式的分析和馬克思式的辯證法也減不了它的愚蠢。

而且恰茲沃斯也許畢竟並未作那樣的感想吧。因為現在我開始不斷受阿希密德的拜訪了。他的着手是極頂的機伶。開頭似乎純出於社交性質的拜會。『我碰巧從這裏經過，』他告訴我們說，『所以我想我該進來看看。』

可是柏格曼並未給騙過。『祕密警察來頂我們梢了，』他陰鬱的說。『所以：現在事情開起了頭了。』

過了兩天，阿希密德又來了。這一次他是更坦白的尋根究底了。他要知道最後一節的全部情形。柏格曼現身說法起來了；他做得再好不過。阿希密德顯得客氣裏帶一點懷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來了。『我想過了一遍。我剛有了一個想頭。假定都妮一直都知道路多爾夫是太子好不好？我是說，從頭起就知道。』



「不行，不行，不行！」柏格曼絕望的喊着。「絕對不行！」

他們談完了話，他非常氣忿。「他們給了我這個時髦的白癡，這個都雅的矮鬼，坐在我的背上！我們的負擔不是早夠受了嗎？看我們，拼斷頭顱爲真理鬥爭！」

他的憤怒，跟往常一樣的，退落進哲學的懷疑。他從不能屏斥任何提示，不管是怎樣怪誕不經的，而不費幾小時的搜索枯腸。他痛苦的呻吟着。「很好，我們看看這個究竟會怎麼樣。等着。等着。我們看看：怎麼樣呢，假如都妮？」

又一天，破費在斟酌上了。

阿希密德是孜孜不倦的。不是他打電話來就是他親自來看我們，每天。他不介意碰釘子，他的主意極多。柏格曼開始起了最黑黯的疑心。

「我看得出一切。這是個陰謀。這是明白的破壞。這個外交家兩傘自有他的訓令。恰茲沃斯在耍我們。他已經決定了不拍這張片子。」

我頗傾向於同意他；我可也不能完全怪恰茲沃斯。毫無疑義，柏格曼的方法是悠閑

的。也許它是受了過去默片時代養成的習慣所限制了；那時候導演往往走進攝影場，見什麼就照什麼，在剪接室裏用選擇與淘汰的過程，把他的故事作最後的校改。我很認真的擔心柏格曼不久會達到一種哲學性的平衡狀態，到那時候一切可能的解決方法會顯得同樣的可取而不可取，怕我們會在能動性裏不上不下，直到攝影場停止給我送支票。

於是，有一天早上，電話響了。那是恰茲沃斯的私人秘書。（我聽出就是那個聲音介紹我給了『紫羅蘭姑娘』的，就在我回顧起來算是我一生中先柏格曼時代的最後一天。）我們能立即一同來攝影場開一個腳本討論會嗎？

柏格曼一聽消息就板起了面孔。

『果然。終於是恰茲沃斯戴起了黑帽子。●完了。罪犯給拖進法庭去聽死刑的宣判了。別放在心上。再見，多羅綏，親愛的，來吧，我的孩子。我們一塊兒走上斷頭台去。』

●法官宣判死刑，照例戴黑帽子。

在當時帝國刺犬還遠在福蘭。（他們直到一九三五年夏天才搬到近郊去。）坐出租汽車去也要走一段時間。我們一路坐車去，柏格曼的興致又高起來了。

『你以前從沒有到過攝影場裏吧？』

『只去過一次。多少年以前了。』

『那會使你感覺興趣的，作爲一種現象。你看，今日的攝影場實在就是十六世紀的皇宮。你在那裏可以看見莎士比亞看見過的：暴君的極權，廷臣，諂媚者，說笑者，居心叵測的陰謀家。那裏有美得出奇的女人，那裏有不能勝任的幸臣。那裏有突然失勢的大人物。那裏有最窮奢絕倫的揮霍，也有爲了幾個便士的料想不到的吝嗇。那裏有不可一世的富麗，而實際是贗品；也有可怕的醜態隱藏在佈景背後。有許多規模宏大的計劃由於反覆無常的想頭而棄置不用。有許多秘密誰都知道而誰也不講。甚至於也有兩三位誠實的顧問。這些是宮廷優孟，他們用雙關語講最深奧的智慧，爲了怕人家會認真。他們做鬼

臉，私底下撕自己的頭髮，哭。」

「你把它說得很好玩。」

「那是不可說的，」柏格曼說，津津有味。「可是在我們這一切都沒有關係。我們已經堂堂正正的做了我們的工作。現在，像蘇格拉底一樣，我們受說真話人該得的懲罰。我們被投給獺犬去吞噬，那個雨傘就要在我們的墳頭來一下貓哭耗子。」

攝影場的外表跟任何現代的辦公廳建築一般的無趣：一個水泥和玻璃的大門面。柏格曼大踏步昇階而登擺門，猛烈到叫我不能跟進去，直到門已經停止了團團轉。他蹙了額，氣咻咻的，讓門役接過了我們的姓名，由一個書記打電話報告我們的蒞臨。我抓住他的目光，噓開嘴一笑，可是他不肯回答。他顯然是正在爲了自衛而計劃着最後的一番話。我一點也不懷疑那準是一篇傑作。

恰茲沃斯，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隔了一張大寫字台，迎對了我們。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他的鞋底和他的雪茄烟。那雙鞋子筆直的用鞋跟豎在那裏，十分都麗的櫻黃而亮

品品，像一對化妝品，挨近兩匹青銅馬，它們臨着一只墨水缸而互相擦着頸。分坐在一邊，可是多少也在桌子後邊，是阿希宓德和一個我不認識的很胖的人。我們的椅子已經給我們準備好了，朝着他們，孤立在屋子的正中。這當真像一個裁判廳。

「哈囉，你們兩個！」恰茲沃斯招呼我們，很和藹。他的頭側到一邊，貼下巴拿一個電話筒，像一個提琴。「一會兒就跟你們談。」他向電話裏說話。「對不住，代甫。沒有法子。沒有。我已經下了決心。……唔，他上星期儘許這樣告訴你。我那時候還沒有看見那個。臭氣薰人。……老兄，我對於這一點無能為力。我原先不知道他們會這樣拆爛污。這實在叫人受不了。……唔，隨你怎樣對他們講吧。……我不管他們覺得不覺得難堪。他們活該受一點難堪。……不行。再見。」

阿希宓德很微妙的含着笑。那個胖子顯得很厭煩的樣子。恰茲沃斯把腳從桌子上挪開了。他的大臉出現了。」

「我有個壞消息要報告你們，」他告訴我們說。

沃斯。

我很快的瞥了柏格曼一眼；可是他像一個催眠術人似的一眼不霎的注視着恰茲

「我們剛變更了我們的時間表。你得在兩星期內就開拍。」

「不可能。」柏格曼開槍一般的發出這句話。

「自然這是不可能的。」恰茲沃斯說，獰笑着。「我們都是些不可能的傢伙，在這裏。

：我想你不認識哈理士先生吧？他昨夜徹底不睡覺，給你設計了佈景；我料想你會跟我一樣的不喜歡它們。：噢，還有一點：我們找不成露絲瑪麗·李。她明天就要坐船去紐約。所以我跟安妮姐·海登談了，她還感覺興趣。她是一個妖精，可是她能唱。一會兒我要你來聽卜費弗的調音。那鬧得天翻地覆。我不在乎，雖然如此。：我叫了瓦茲管燈光。他是我們最好的人。他知道怎樣去抓住情調。」

柏格曼含糊的咕嚕了一聲。我微笑。我那天早上倒喜歡了恰茲沃斯。

「脚本怎麼樣？」我問了。

「別擔心那個孩子，我們從不叫一個脚本絆住了我們，可不是，三德？事實上，我可以打倒你那個結尾。今早上我一邊刮鬍子一邊就想了它，我有一個出色的主意。」

恰茲沃斯停下來重新點他的雪茄。

「我要你跟我們一起住，」他對我說，「直到全片都拍完。就只是把你的耳朵和眼睛多開開。留意細節。注意語調。你很可以幫點忙。柏格曼對於我們的語言還不習慣。而且，也許有地方要重寫：從今起，我給你們兩個在這裏，在這所房子裏，備一個辦公室，我好照顧你們。你們要什麼，只要叫我。你需要任何協助都可以得到：唔，我想那就什麼都有人管了。請來，博士，三德，你可以指點衣修午德看他的新牢房嗎？」

就這樣，作為十分鐘談話的結果，我們生活的全部節奏都陡然改變了。對於柏格曼，自然，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花樣。可是我覺得頭昏了。這就像兩個隱士從山中的石洞裏給調配到了一個火車站的中心。再沒有什麼隱秘了。浪費時間的過程，原先是帶有東方式的安

靜和哲學意味的，現在變得灰心和不安了。

我們的「牢房」是三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光得荒涼，什麼都沒有，除了一張寫字台，三把椅子和一架電話機。電話機有一個很響的電話鈴。它響起來，我們兩個會直跳起來。窗外望得見許多煤黑的屋頂和冬日的灰空。室外，過道上，人來人往，似乎故意鬧出必要的喧噪。常常，他們的身體碰撞到門上；或者門開了，伸進了一個頭。「喬在哪兒？」一個陌生人會問，有點見怪人家的樣子。要不然他會說，「噢，對不住……」就消失了，不加任何的說明。這種打岔直弄得柏格曼發急。「這是上夾棍。」他會呻吟說。「他們拷打我們，我們又招不出什麼。」

我們難得長久在一起。電話或者一個送信人常會把柏格曼召去跟恰茲沃斯商量什麼，或者跟演員調度人，或者跟哈理士，我就給撇下了，守着一個未完的場面，聽了他悲觀的勸告，「試想想什麼。」常常，我連試都不試。我從窗口凝視外邊，或者跟多羅綏談天。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只要有什麼人探進來看，我們就馬上假裝在工作。有時候多羅綏



也離開了我。她在攝影場有許多朋友，會溜出去閒撩幾句，當沒有人似乎會來的時候。

雖然如此，在這種危機的逼迫之下，我們却日有進展。柏格曼什麼都不顧了，現在他準備連我最弱的提示也最多嘆一口氣就接受了。我自己也大胆起來。我的良心不再跟我打麻煩。出手沒有什麼尷尬了。有些日子我竟能一頁又一頁的寫得儼然出於神助的稱心應手。那實在夠容易。都妮說笑。男爵講了一句雙關語。都妮的父親打諢。一種內心的拘束撤銷了。這無非是一樁差事罷了。我正是盡我所能的做去。

同時我一碰着機會就去四處探索。帝國獬犬的攝影場址也許在倫敦算最老了。它的成立可以追溯到早期默片的時代，那時候導演們還用揚聲筒吼叫，壓倒木匠們打鑼的喧響；大羣大羣的眼花了，震聾了，拐着腿，挨着餓的臨時演員被盛氣凌人的年輕的助理導演趕到這裏，趕到那裏，受他們像牧羊狗一樣的吠叫。在有聲片初到英國，誰的位置都保不了險的那些恐慌的日子，獬犬曾經施行了一個倉促而有點歇斯的里性的改造程序。整個場屋都拆下了，用最高的速率重建起來，大部份都造得儘可能的節省。誰也不

知道馬上就要來什麼新花樣：滋味，也許是，或者氣味，或者立體法，或者來一種怪機關，可以叫東西直爬出銀幕，到台下的觀衆裏四處奔跑。沒有什麼似乎會不可能。而在過渡時期，不智之舉就是化許多錢作不出一年就許會陳廢的設備。

改建的結果是亂紛紛的一堆曲折的樓梯，閉塞得怕人的過道，陡險的斜面，阿麗思漫游奇境式的門戶。大多數的小房間都是擠得不堪，通風不夠，只隔着千層木的板壁，點着從電線上掛下來的光燈泡。樣樣東西都是臨時性的，動不動會叫你觸電，會掉在你的頭上，或者在你的手裏裂開。「我們的格言，」勞倫思·達以特說，「就是：「不破不算狗吠。」」

勞倫思是我們這一張片子的主剪：一個矮個子，筋肉發達，生氣樣子的年輕人，年齡跟我的相仿，眉頭老是像憎惡不完的皺在那裏。我們做了朋友，主要是因為他在一本雜誌上讀過我的一篇小說，乖戾的猜猜着說了他喜歡它。他把腿拐得很輕微，叫我簡直一點也注意不到；可是，談了幾分鐘，他就陡然告訴我說他裝了一條假腿。這在他自己提起

來總是『我的樁子。』汽車出了事才割的腿；不過結婚了一個月，他的太太就在那一次意外中喪了命。

『我們剛來不及發現我們合不來，』他對我說，憤憤的注視我的臉，看我震駭了沒有。『我在開車。我猜想我當時實在想殺害她。』

『我不知道你究竟自以爲在這裏幹什麼，』他說，稍後一些。『出賣你的靈魂，我猜想。所有你們這些作家都抱這樣的一種該死的浪漫態度。你們以爲電影配不上你們。別相信它。你們才配不上電影哩。我們不需要任何浪漫的十九世紀的娼婦。我們需要技術家。謝謝天我是個剪接員。我懂我的差事。事實上，我幹得怪好。我不把影片當作我的一片腸子。都是恰茲沃斯不好。他也是個浪漫派。他要雇用像你這樣的人。自以爲堂皇的勞倫佐：我敢打賭說你看不起數學？好吧，我告訴你一點事情。電影不是戲劇。也不是文學：它們是純數學。自然，你一輩子也不會懂這個。』

勞倫思很喜歡給我指出攝影場的許多缺點。例如，佈景沒有適當的儲藏室來存放。

它們一用過就得拆壞；材料的浪費實屬驚人。還有，獬犬搭了這許多客。『我們只要用三分之二的現有人員就可以做出更好得多的成績。這許多助理導演，手忙腳亂，撞來撞去；他們甚至於還有所謂對話導演。你想像得出嗎？有些可憐的應聲蟲，閑擺着胖屁股坐在一邊，只要有誰一張看他，就說「是」。』

我笑出來了。『我正要就這麼幹呢。』

可是勞倫思一點也不窘。『我該先知道的，』他憎惡的說。『你正是正確的典型。這應該死的圓滑。』

他最深的輕蔑是留給了審閱部，場裏通稱。附G 帝國獬犬的後院傾斜到河邊去。附G本來是一所貨品房。它令我想起狄更斯小說裏的一個律師辦公室。那裏有蜘蛛網滿佈的書架，一排一排的，直堆到屋頂；任何地方都沒有了一條縫寬得夠塞進你的小指頭。下幾排大多是脚本；雙份三份的脚本，擬案，草稿，任何獬犬作家所曾塗過的每一片紙。勞倫思告訴我說耗子已經咬穿了它們，咬成長長的孔道，從一頭通到另一頭。『它們該倒進

「太唔士河去的，」他補充說，「可是河警會控告我們給河水下毒。」

還有許多書。這些是攝影場買了來拍片子的小說和戲劇。至少它們假設是如此。爾大可曾考慮過拍攝「布拉德蕭一九一一年火車時間表」嗎？唔，也許這原先是來自「研究部的」。可是你可以給我解釋嗎？」勞倫思說，「爲什麼我們有二十七本「顯微鏡觀賞便覽，」有一本還是從渥金公共圖書館偷來的？」

簡直叫我驚訝呢，勞倫思却嘉許柏格曼，佩服他。他看過柏格曼在德國導演的幾張片子；這，自然，叫柏格曼高興，雖然他總不肯承認。他只稱贊勞倫思的品格，叫他「ein anstendiger Junge」●他們一遇見，柏格曼就稱呼他「方家。」過了一些時候，勞倫思開始同樣的回敬他了。於是，柏格曼，總不甘拜下風，開始叫勞倫思「大方家。」勞倫思漸漸把我叫成了「赫爾對話導演。」我叫他「赫爾主剪大師。」

然而我當心着不把勞倫思的政治意見告訴柏格曼。「所有這些法西斯——共產黨

的胡鬧，勞倫思說，『都是這麼陳舊得該死了。大家爲了工人在那里你叫我嚷。這叫我作嘔。工人只是些綿羊。向來如此。將來也如此。他們願意要如此，爲什麼他們不該呢？這是他們的生命。他們避免許多頭痛的問題。：就拿這個地方的人講吧。他們知道，他們管什麼，除了拿他們的工錢支票，如果在他們當前的差事以外有什麼問題發生呢，他們盼望另外什麼人給他們決定也很對，從他們的觀點看。一個國家得由某種少數人來統治。只有一點，我們得擺脫這些該死的感情用事的政客。一切政客都是玩票人。就彷彿我們把攝影場交代給了宣傳部。實在相干的人，只是技術家。他們知道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什麼呢？』

『他們要效率。』

『那又是什麼？』

『效率是爲了幹一件差事而幹一件差事。』

『可是你爲什麼要做一件差事呢，究竟動機是什麼？』

「動機是搏鬥無政府狀態。這是一切人爲了它生活的。從它天然的混亂裏開拓出生命。製造圖案。」

「爲什麼的圖案。」

「就爲圖案。創造意義。此外還有什麼呢？」

「合不上你的圖案的那些東西又怎麼樣呢？」

「屏棄它們。」

「你的意思是，殺死猶太人？」

「別想法用你該死的酸氣十足的假推論來嚇我。你完全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人家不肯合進圖案去的時候，他們就屏棄了自己。這不能怪我。希特勒並不製造圖案。他只是  
一個機會主義者。你製造圖案的時候，你並不逼害人家。圖案不是人民。」

「現在誰到底是陳舊了？這聽起來正像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我不管聽起來像什麼。……技術家是唯一真正的藝術家，無論如何。」

「你靠剪接製造圖案固然很好。可是有什麼用處呢，在你得爲了「紫羅蘭姑娘」一類的片子工作的時候？」

「這是恰茲沃斯担心的事情，也是柏格曼的，也是你的。如果你們這些所謂藝術家肯學技術家合在一起，不再自充民主，你們就會叫公衆接受你們要的那種片子。這回講到生意經的事情只是一種酸氣十足的民主的虛構。如果你們團結一致，拒絕做別的，只做，譬如說，抽象的片子，民衆也就不去看它們，而且喜歡它們了：還是一樣，空談沒有用。你們永不會有那種胆量。你們甯願意嘴裏嚷賣淫什麼的，儘管還在編許多「紫羅蘭姑娘。」這才叫民衆看不起你們，在心裏。他們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們抓住了你們的要害：只是有一點：別來用你們藝術的悲哀來麻煩我，因爲我不感覺興趣。」

93

我們在正月的最後一星期開拍片子。我註出這個相當確切的日期是因爲這差不多是我將會記得的最後的一個了。後邊接上來的事情在我的記憶裏如此混淆了，如此變置



而遞縮了，以致我只能出於配製式的加以描寫。我對於它的回想並不是一連串。那是渾然的一片。

在那個廣大的倉房似的灌音台內，四壁高高的，光光的，襖了裏子，大到容得下一條飛艇，簡直是無晝無夜；只有不規則的活動與靜默的交替。頂着無數桁梁和『貓道』作成的一個天宇，從之而星球一般的照下來許多帶罩的電燈，羅列着佈景的不相關聯的，半卸了裝置的建築；拱門，房屋的片斷，木頭和帆布的小山，龐大的照相幕，街道的門面；類似彭佩廢址，不過更荒涼，更怪誕，因為這裡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半世界，一個鏡中色相的烏有鄉，一個失去了第三度的城市。只有糾結的高壓電線是結實的，在你走過地板的時候很容易把你絆倒。你的足音響得不自然；你發覺自己在巔着脚走。

這些廢墟中的一角裏却還有生命。只一個場面照耀得很輝煌。從遠處看，它像一座神龕，繞立的人影儘許是頂禮者。可是那只是都妮家裏的起居室，配足了當時的家具，色彩鮮明的幔子，一只金絲雀籠子和一座杜鵑鐘。給這所可愛的真房子大小的玩偶屋作

最後潤飾的那些工人工作得一點也不含糊，不苟言笑，一如木匠和電機匠在建造一所汽車間。

在場景的正中，像裁縫的衣模架似的有耐性而無名，一個男演員和一個女演員替阿述·克隆威爾和安妮妲·海登試站樣子。瓦茲先生，一個載金邊眼鏡、禿頭的瘦子，不安定的走來走去，從各種角度看他們。一個藍玻璃的單眼鏡用一條絲帶掛在他的頸上。他再三的擎起它來觀察燈光的一般效果；那個手勢很不調和的就像一個攝政時代的執紼子弟的手勢。他的旁邊是弗雷特·墨萊，紅頭髮，穿膠皮鞋。弗雷特是攝影場行話中所謂的「電機工頭」。照我們的禮法，瓦茲先生不便屈身而直接發號施令。他把它們低聲的吩咐弗雷特；而弗雷特，彷彿譯成一種外國語，仰起來向高處在「貓道」上安排電燈的那些人叫喊着。

「罩一塊綢在那管來福槍上。把第四號轉兩轉。消滅那個小娃兒。」

「我準備好了。」瓦茲先生終於說。

「好！」弗雷特·墨萊對他的助理們叫喊。「保全它們。」弧光捏關了，房子的燈光還亮下去。場面失去了神龜似的光彩。站樣子人離去了原位。周圍有一種興盡的空氣，彷彿我們正要把全盤都重新來過的樣子。

「現在呢，我們差不多停當了吧？」這是艾略忒，助理導演。他的鼻子長而尖，說話帶公學腔。他手裏拿了一份脚本，像是職分的標記。他帶了一副愛管人的派頭，可是總有點局促不安，沒有把握。我替他難過。他的差事害得他不得人心。他得問東問西，叫工作進行；他不會做得不至於咄咄逼人。他不知道怎樣對老一點的人或者台工們講話。他意識到自己高調的有教養的嗓子。他的襯衣領子上漿粉太重。

「爲什麼停頓？」艾略忒哭喪樣子的泛對大家說。「你怎樣了，羅傑？」

羅傑，灌音員，低聲的發着咒。他討厭人家催。「這個擴傢伙上有一點故障。」他說明，忍耐裏帶酸辣。這是一副調皮得該死的傢伙。：把你的橫扛挪過左邊去一點，泰迭。我們得用一隻花瓶。」

橫扛挪過來了，吊着擴音器，像一支釣竿。秦迭，管它的，走過場去，把另一個擴音器掩藏在桌上的一個磁人背後。

同時，在背後什麼地方，我聽見阿述·克隆威爾叫喚，『寶貴的衣修午德在哪兒？』阿述起都妮的父親。他是一個魁梧的漂亮人，往常做過日場戲的偶像——一個正牌的出色的老票友。他現在要我聽聽他的台白。他忘記一行的時候，他就彈彈手指，不顯出不耐煩。

『怎麼了，都妮？此刻不是該去普萊台了嗎？』

『今天你不去普萊台嗎？』我提示。

『今天你不去普萊台嗎？』可是阿述講這句話有一點演戲人的神祕的尷尬。『有點拗口，是不是我不大能聽自己說這句話，多少有一點……你爲什麼不去普萊台呢？』  
『怎麼樣？』

『好。』

柏格曼叫「衣修午德」(因為我們在攝影場工作,他當衆總拿我的姓來叫我。)他從場景那里反叉着手揚長的走開,連回都不回過頭來看一下我是不是在跟着去。我們穿出雙扇門,走到避火台上。誰要談話和抽煙都退到避火台上,因為屋內不準吸煙。我點頭招呼看門人,他正戴了夾鼻眼鏡讀「每日前鋒」。他是一個熱心的蘇俄崇拜者。

站在小小的鐵台上,我們可以瞥見房頂以外的寒氣侵人的灰河,空氣聞起來潮濕而清新,在室內關久了以後;一陣微風吹皺了柏格曼蒼蒼的頭髮。

「這一場怎樣?這樣行不行?」

「行,我想。」我想法說得能叫人相信。我今早上覺得很懈怠,不想找麻煩。我們大家審看腳本的複份;或者,至少,我假裝如此。我已經讀得這麼多了,字都失去了意義。

柏格曼皺着眉頭,咕囉着。「我想,也許,我們能想到一點什麼。這顯得這樣光光的,這樣寒儉。:都妮不可以說「我不能出售昨日的紫羅蘭;它們不新鮮」嗎?」

「我不能賣昨兒的紫羅蘭;它們萎得太快。」

『好好。把這寫下來。』

我把它寫進了脚本。艾略忒在門口出現了。『準備好預演了，先生。』

『我們去吧。』柏格曼爲首先走回場景去，艾略忒和我自己跟在後邊——一位將軍由幕僚掩隨在左右。誰都注意我們，心想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決定。叫這許多人等在那里自有一種孩子氣的得意。

艾略忒走過去，到安妮妲·海登的輕便化妝室的門口。『海登小姐，』他說，很局促不安，『現在請出來吧？』

安妮妲，穿了短短的花衫，圍腰和縐邊的裙子，看來像一個甯有點使性的小女孩，出現了，走上了場。像差不多所有的名人一樣，她似乎比她的照片小了一個尺碼。

我走近她去，生怕要弄得不愉快。我強作笑容。『對不住！我們又換了一句。』  
可是安妮妲，由於某種緣故，倒正逢心氣很好。

『缺德！』她嚷了，撒嬌的。『好，來吧，讓我把最壞的都聽了。』

艾略忒吹了哨子。「那邊不要響！一點也不要響！正式預演綠燈！」這最後的一個命令是給看門人的，他會捏亮了灌音台門上的信號燈：「預演靜靜的進來。」

我們終於停當了。預演開始。

都妮一個人站在那裡，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外。這是她遇見路多爾夫的次日。現在她剛接到了一封談情和告別的信，措詞穩秘，因為他不能把全部的真相告訴她：說他是太子，說他被召回了波羅坦尼亞。因此都妮心碎了，迷茫了。她滿眼是淚。（這場的這一部份終結以一個特寫。）

門開了。都妮的父親進來了。

父親：「怎麼了，都妮？你爲什麼不去普萊台呢？」

都妮（造一個託辭）：「我——我沒有花了。」

父親：「你把昨兒的都賣掉了嗎？」

都妮（眼睛裏帶了一副遙遠的神情，表示她的回答是象徵的）：「我不能賣昨兒

的紫羅蘭。它們萎得太快。」

她嗚咽起來了，奔出了屋子，碰着門。她的父親站着目送她，茫然的驚訝着。他隨即聳聳肩膀，做做鬼臉，彷彿說女人心裏的怪花樣是他所懂不透的。

「住。」柏格曼迅速的從椅子裏站起來，走過去到安妮姐跟前。

「讓我告訴你一句話，女士。你把那扇門撞開的樣子是偉大的。實在太偉大了一點。你給了動作一個有聲有色的重要性，相形之下，拉斯普丁的殺戮變成了一頓速成早餐。」

安妮姐謙和的微笑。「對不住，弗雷德立希。我早覺得這不對。」她真是心氣很好。

「讓我做給你看，一下子。」柏格曼站在桌旁，他的嘴唇發抖，他的眼睛發亮；他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正要出眼淚。「我不能賣昨兒的紫羅蘭：它們萎的：」他側着臉，奔出屋子，佈景背後來了碰的一聲，喃喃的一聲：Verflucht! 他一定給一條電線絆跌



了。一會兒過後，柏格曼露面了，孿笑着，有點喘不過氣來。「你看出我的意思嗎？帶一點輕鬆。不要太落重。」

「是，」安妮姐認真的點點頭，湊和他。「我想我看出了。」

「好，親愛的，」柏格曼拍拍她的胳膊。「我們就拍吧。」

「丁米在哪兒？」安妮姐叫他，用了厭煩的，悅耳的聲音。梳裝人急急忙忙的走前來。

「好丁米，我臉上還好嗎？」

她把臉伸給他，不動聲色，一如人家把一隻鞋子伸給擦皮鞋人；這張標緻得焦急的照會就是她的飯碗，她收入的來源，她行業的工具。丁米在行的給它撲着脂粉。她向他的。小鏡子裏冷冷的打量着自己，不帶虛榮心。攝影師的助手用一管尺量着鏡頭到她的鼻子的距離。

一個名叫喬治的孩子向接片女孩子問了這場的數目。這就得寫在黑板上，他要把黑板擎在照相機前面，在拍攝以前。

羅傑從灌音棚裏叫喚，「這一次來一下，克里思。我需要一個不在場證明。」他常常這樣說，開玩笑的，可是隱隱帶了一點怨恨，主要是針對着艾略忒。羅傑厭恨灌音的任何批評。他自己的工作一點也不馬虎。

我走進灌音棚，那就像一個電話間。艾略忒開始神氣十足的喊了，「好！好了吧，先生。好了吧，瓦茲先生？請按門紅燈！」然後，因為還有人在走動，「靜下來！這是拍鏡頭！」

羅傑抓起了頭機，撞進收音照相機間，那是在一個俯瞰這層的樓廊裏。「停當了吧，約克？」他問。兩下電鈴行了的信號。

「我們都就位了吧？」艾略忒問了。然後，過了一會兒，「扳過來。」  
「迪，」管配電盤的孩子告訴他。

喬治走前來，把黑板擎到照相機前面。

羅傑向收音照相機按了兩下電鈴。兩下電鈴回答了。羅傑按電鈴兩下，給柏格曼信號，表示灌音準備停當了。

「克拉克，管拍板的孩子，高聲說，『一〇四，第一拍。』他拍了拍板。

「柏格曼，凜然的坐在他的椅子裏，咬緊了牙關噓叫了，『鏡頭！』」

我在拍攝中一直注意了柏格曼。用不着看場面；全場景都反映在他的臉上了。他片刻都目不離演員。他似乎控制了每一個手勢，每一個語調，純用了催眠術式的力量。他的嘴唇動着，他的臉放鬆了，縮緊了，他的身體在坐位上挺前去，收回來，他的手舉起來，落下來，點明動作的各方面。現在他從窗口哄逗都妮，現在警戒她過急，現在鼓勵她的父親，現在喚起更多的表情，現在怕停頓要給略過了，現在高興了動作的速度，現在又着急了，現在他當真驚恐了，現在放心了，現在感動了，現在歡喜了，現在非常歡喜了，現在小心翼翼了，現在心亂了，現在覺得好玩了。柏格曼的全神貫注實在驚人。這就是創造的行爲。

一到完畢了，他就嘆一口氣，如睡初醒。輕柔的，愛惜的，他吐出了這個字，『住。』」

他轉而問攝影師，『怎麼樣？』

『行，先生，可是我很想再來。』

羅傑來，兩下電鈴。

「灌音可以，先生。」泰迭說。

喬以思，接片女孩子，同攝影師核對尺碼。羅傑把頭伸出棚去。「泰迭，你可以不可以轉過海登小姐去一點。我怕這架倒霉的照相機。」

這個照相機噪音的問題是永遠鬧不完的。當心它，照相機裹在一條被裏，顯得像一隻嬌養的鬆毛狗穿了冬罩衫。不過，它還是發噪音。柏格曼總會起反感。有時候他咒罵，有時候他賭氣。今早上却正逢他有打諱的心情。他走過到照相機那里去，伸臂抱了它。

「親愛的老朋友，我們叫你工作得這麼苦！太殘忍了！恰茲沃斯先生該給你一筆養老金，打發你到草場去跟退休的賽跑馬一塊兒吃草。」

誰都笑了。柏格曼在這層樓上非常得人望。「他是我所謂的道地的喜劇家，」看門人告訴我。「這張片子一定好，只要及得上他一半的好玩。」

瓦茲先生和攝影師正在討論着如何避免擴音器的影子。柏格曼把它叫作「有聲

片的原罪，「間或有時候，擴音器自己會不知怎樣的給拍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到。這有些邪氣，就像愛倫·坡詩中的烏鴉。它總是在那里，默默的傾聽着。」

收音照相機室來了一聲長長的電鈴。羅傑戴上了頭機，報告說，「收音照相機重裝片子，先生。」柏格曼咕囉了一聲，走開到一個角落去唸一首詩給多羅綏記下來。在這廢些混亂中，他還找到時間來做一首詩，差不多每天如此。弗雷特·墨萊喊着命令，叫如何去重配置照燈軌台上的各式各樣的燈；那些尖嘴子，那些長鼻子，那些娃兒照，喬以思用打字機打着報告，其中包括演出了的每一場確實的本文，詳列尺碼，放映時速，工作時間等等。

「來吧，」艾略忒叫了。「我們停當了嗎？」

羅傑對照相機間喊上去，「又來了，約克。」

泰迭注意到艾略忒無意中站在了羅傑的窗前，擋住了我們看風景的視線。他惡毒的癡笑着，顯然是模倣艾略忒最多事的語調說，「離開棚口，請。」艾略忒紅了臉，移開了，

喃喃着說，『對不住。』羅傑向我霎霎眼。泰迭，很得意，幌過擴音器橫杠，打着口哨，警戒全班人手，『當心你們的腦袋，好漢們。』

羅傑平常總讓我來按招呼沉默的電鈴，作兩響的信號。這是我掙薪水的極少的一些機會之一。可是，這一次，我恍恍惚惚。我看着柏格曼跟弗雷特·墨萊講一點發鬆話，納罕着講的是什麼。羅傑得自己打信號了。『我看你慣常效率好，忽然不行了，真替你抱歉，克里思，』他對我說。他又對泰迭說，『我本想把票子給克里思，可是現在我得重新考慮了。』

羅傑的航海人用語還是開始於遠在一條商船上當無線電員的時候。他身上還有些船員氣，見於他輕快的動作，一點不含糊的派頭，警醒的，粉紅的，露天慣的臉。他在棚裏還研究游艇雜誌，在上下兩次拍攝的中間。

『靜下來！各就各位。停當了嗎？板過來。』

『通。』

「一〇四，第二拍。」

「鏡頭……」

「住。」

「行，先生。」

「灌音可以，柏格曼先生。」

「好。我們印這個。」

「再來嗎，先生？」

「我們再來一次，快快的。」

「好。來吧。我們把這個弄到罐頭裏。」

可是第三拍是「廢」(N.G.)安妮姐說錯了一句。第四拍正中間，照相機塞住了，第五拍真行了，要拿去印出來了。我的懶散，累人的長早晨完畢，該是去吃午飯的時候了。

有三個地方可以挑選了吃飯。帝國獼犬在它的本所就有自己的食堂；可是那里擠滿了攝影場工人，書記，零星和臨時演員，你簡直找不到地方坐下來。其次街對面有一家酒店，那里的東西很不錯。這是知識份子的集場，到的都是些作家，剪接員，音樂家以及藝術部的人員。我總想法勸柏格曼去那里；因為我們照例一塊兒吃飯。可是他往往堅持挑第三個地方，南墾星登的一家大飯店，攝影場的主事和導演都到那里去吃的。柏格曼爲了原則而去那里。『一個人得顯顯自己的身份，』他對我說。『畜生們希望見見它們的訓練人。』他自有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的一個理論，說獼犬的有力者總是在串通了對他所不利，說如果他不露露面，他們會澈底把他清算出去。

大飯店有一間神氣的餐廳，很壞的，自命爲歐洲大陸的飯菜。柏格曼走進來的時候照例帶了最嚴凜，最威風的心情，眉毛可怕的倒彎下來，目光狠狠的射向左右。眼睛碰着了同事的眼睛，他就板板的鞠躬，可是難得講話。我們自佔一張小桌子；除非，有時會發生



例外，我們被邀請去跟一組獬犬人坐在一起。

我不願去大飯店的主要緣由，除了那里的無聊，就是價錢貴。掙這麼多錢使我變得出奇的吝嗇，我尤其不肯化在飯食上。所以我開始吃得越來越少，說我不餓。只叫一盤湯，或者一樣甜品，我弄到可以把賬單節縮到兩先令一天。

柏格曼和另外任何人都似乎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他們中許多人都消化不良，由於久坐的職務，而不得不節制飲食。可是那裏有一個小侍者，爲了什麼理由，喜歡了我。我進來的時候，我們總會交談幾句。有一天，當我坐在一大組人中間，照例叫了菜單上最便宜的一項以後，他走到我背後向我耳語說，『爲什麼不點紐堡龍蝦呢，先生！別的先生們點了它。額外還夠加一份。我不要你給錢。』

早上的忙碌以後，我們的下午在一種悠閑，輕鬆的心情裏開始。我們已經遷移到另一個灌音台，那里已經築起了一套新佈景：都妮的寢室。第一個場面要拍的是恰在路多爾夫

的信到以前的那一個場面。都妮正躺在床上，還睡着，嘴上帶微笑。她正在夢見她的情人。和昨天的傳奇式的相逢。外邊是一個燦爛的春晨。都妮動了，醒了，伸懶腰，跳出床去，奔過屋子，推開窗子，十分喜悅的吸進花香，突然唱起了片子裏的主題歌。

我們現在聽得見安妮姐練習它，由卜費弗在佈景後邊的什麼地方彈鋼琴伴奏：

春醒，

冬天。

冰解，

霜逃。

晨光藍得像你的眼睛，

而從天上

我聽見一隻百靈

歌唱……

安妮姐陡然停下來了，『該死，我又漏了一拍。對不住，老兄。我們再試一次。』

春醒，

冬天。

冰解，

霜逃……

同時，木匠們，堂堂的滿不理藝術，只顧打着鎚，打着鑿子，裝着寢室的窗檻。可是喬治，那個浪漫派，哼着調子，做夢似的微笑着，一邊在黑板上寫字。喬治是一個愛爾蘭孩子，黑皮色，相貌不錯，充滿了天真的自負。他調戲多羅綏，喬以思以及任何來場景幫一手的婦

時員無疑的，他的幻想甚至還高攀安妮姐本人呢。喬以思喜歡他；多羅綏不在意。『他這  
麼年紀的娃兒不值什麼，倒是麻煩，』她告訴我說。『我喜歡男子世故一點，如果你懂我  
是什麼意思的話。』

去年的

花最豔，

可是誰管

昨天？

喬治躑躅過來找羅傑，泰迭和我自己，噓開嘴笑着，哼着。安妮姐唱到疊句的時候，他  
加入了，因此他們唱了一種遠距離的二部合唱：

花總要殘，可是

有一朵我不能忘記：

普萊台紫——羅——爾。

羅傑和泰迭嘲笑的拍着手。喬治鞠一躬，安然受采，認為出於真意，而且還不止如此。『你們知道，』他對我們傾吐，帶了他那個真率的微笑，『我喜歡那個老式玩意兒。它打動了我。』

『今天大情人怎樣？』泰迭問他。『我在食堂看見跟你在一起的那個小貨色是誰？』喬治假笑着，『只是一個朋友。』

『她看來年輕得夠做你的孫女哩，你這不正經的老傢伙。』

『我們的育兒室都不安全了，』羅傑說。『我得要把家裏的喇叭槍刷刷乾淨了……這叫我想起，泰迭，老弟：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聽婚禮鐘呢？』

喬迭紅了臉，立刻正經起來了。他跟藝術部的一個女孩子的婚約是攝影場打趣的標準話題。

「實實在在，」他嚴肅的告訴我們，「昨夜瑪麗和我談過了它。我們同意了等一等。我要幹上一個好一點差事。五年內……」

「五年！」我當真驚駭了。「可是泰迭，五年內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呀。假設來一次戰爭呢？」

「還是一樣，」泰迭木然無動於中的說，「一個男子總得要有本領給他的太太一個合適的家。」

泰迭就是這樣。無疑的他當真要等，如果瑪麗讓他等。他是一個堅定的小夥子，結實得澈頭澈尾。我可以想見他四十歲了，五十歲了，六十歲了，還是一樣。他節省錢，星期六下午玩玩橄欖球。每星期一次，他跟弗雷特·墨萊去看當地浴場的全體角力。他們兩個都是熱心的游藝迷，化許多時間辯論他們各自喜歡的一方面的長處，一邊擁護着屠夫諾

花總要殘，可是

有一朵我不能忘記：

普萊台紫——羅——蘭。

木匠們還在安窗子。柏格曼還在樓下放映室裏看草樣：昨天拍了印出來的一套。也許我們至少還得等一個鐘頭才會動手呢。我獨自閑蕩開去看看別些台上是什麼情形。

第一號台上，他們在構築我們龐大的飯館場景，這是爲了拍片子的最後一本。根據恰茲沃斯的修正本，就是在這里都妮假裝聲名狼藉的戈爾德希蘭克男爵的情婦來報復路多爾夫男爵，一位傾心她的老朋友，不能拒絕她，甯有點不自願的答應來幫忙做圈套。都妮聳人聽聞的走進來，挽着他的胳膊，在扶梯頂上，在一片借來的鑽石的璀璨中，路

多爾夫在場，跳起來，給男爵打過去一嘴巴。一場決鬥當場定下了；不管男爵的膽怯和都妮試作的解釋。男爵，作為受損害的一方面，就要打第一槍，路多爾夫正擺着一副英勇的態度，忽然羅莎諾夫伯爵奔進來，插到他們兩位的中間，叫着，『殺我吧，可休敢傷了太子殿下！』原來那位邪惡的叔父已經推翻了，國王知道了一切，遣使慰問，路多爾夫把都妮當新娘帶回波羅坦尼亞去了。

唔，至少，音樂倒挺美。

第三號台上，愛迪·肯奈第正在導演『十天一蜜月。』他是一個精力瀰滿的紅臉人，眼睛鼓起，聲音咻咻響的，最擅長美國式的滑稽戲，裝腔作勢，滿嘴是溜滑的句子。在好萊塢待了一年，他被認為老手了。他穿得當然也恰合身份，他不穿上衣，却戴帽子，大嘴角裏挺出來一支咬緊的雪茄。他叫他的男演員們『娃娃，』叫他的女演員們『乖乖』或者『甜姐兒。』他工作得很快，非常堅決，吆喝，賭咒，嚇唬，叫誰都發鬆。我在那里站了許久，看這位喜劇家奮力把一位胖太太營救出一個輕便的土耳其浴室。助理導演很得意的



告訴我說他們的片子本星期末就要完成了，比預定時間早五天。

我回到我們的場子，看見柏格曼已經回來了，安妮姐早已躺在床上，在燈光集射下，等着拍特寫。羅傑正在對丁米，那個化妝人，和克拉克講話。

「喂，克里思，」羅傑招呼我。「安妮姐要你。」

「她要？」

「她說要你到那裏去使她溫暖。她很寂寞。」

「爲什麼你們先生們不去一位奉陪呢？」

「我不會在乎，」克拉克說。他是說真話。他是一個高個子，皮包骨頭的孩子，貂眼的，嘴小得看起來不舒服。

「她結過婚，不是嗎？」羅傑問。

「曾經結過，」丁米說，「跟奧立弗·吉爾克拉思忒。他們離了婚。」

「我不怪這位先生。這個女人跟人家同住起來該成了個魔鬼。我知道她是什麼樣

人。」羅傑模倣起來。「現在不要，好好的。我這樣頭痛，我燙了頭髮。」她跟女朋友們講，「男人都是要同一樣東西。他們是這樣的缺德人。」

丁米鼓起了眼睛，低聲唱了：

可是不管把你

弄到手總還是容易：

普萊台絮——羅——蘭。

「現在，誰都停當了嗎？」艾略忒叫喚，不以為然的看着我們。「我們動手。」我們分散到各自的位置去。

特寫化了將近兩小時，瓦茲無休止的爲了燈光在手忙脚亂。照相機發生故障了。安妮不高興起來了。阿述·克隆威爾悻悻然了。他有一個約會。爲什麼他們不能先拍他

的場面呢？（那屬於最後的一節：都妮的父親很晚了回家，發現她還沒有回來。）『我想我還配得上顧到一點。』他對我說，一副哭喪的樣子。『究竟，我已做過了十五年的明星了。』

這中間，阿希宓德拜訪了我們一次，同了哈理士先生。他們聽說艾塞克思有一塊地方可以拍一些普萊台的外景。柏格曼願意不願意下週末同哈理士去看看呢？

可是柏格曼很堅決。他作出了最溫和，最微妙的微笑。『不同哈理士過一個禮拜天就是我的宗教。』

哈理士不好見怪，因此他和阿希宓德只得勉強笑一聲；可是他們並不高興。柏格曼不喜歡哈理士，哈理士也知道。（私底下，柏格曼叫他『藝術收束家。』）阿希宓德和哈理士退走了，碰了釘子。

到五點鐘，消息傳來說我們要趕晚工。工會人另加錢，可是他們也口出怨言，跟我們中其餘的人一模一樣。克拉克尤其激烈；這是他對他的女友第三次失約了。『愛迪·肯

奈第的一組，」他抱怨說，「開拍以來從沒有幹晚過一天。我們需要多一點組織力才行。」  
秦迭，很忠於柏格曼，覺得這太過火了。「胡鬧戲是不同的，」他指出。「這種高級的東西是急不得的。總要弄得藝術化。」

我到電話機那里去撥了我家裏的號碼。

「喂。」

「噢，克里思多阜……這是說你又不回家吃晚飯了嗎？」

「我怕如此。」

「我們吃魚餅呢！」

特寫以後有一次「進退拍」準備需時。活架托照相機迎對了都妮向寢室窗口的  
前進而一步步退走的，很容易發出吱吱的響聲，叫擴音器聽得見。它得上油，先試過一番。  
羅傑和我走出去到避火台上抽一口煙。現在天色很黑了，可是並不冷。獬犬的電光招牌  
在房子的角上投射了一片紅光。

羅傑覺得很銷沉。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放不下這個差事，」他對我說。「報酬很不錯。可是沒有什麼出息。：下個月，我就要三十四歲了。你知道我怎樣過的夜晚，克里思？設計一條船，我把它完全想好了，連艙房的裝置都想到了。造起來也不會化太多錢。我貯蓄了一點。」

「你拿來幹什麼呢？」

「就是航開去。」

「唔，你爲什麼不去呢？」

「我不知道。：各地方都是一樣，實際上。我走過許多地方了。」

「你不曾想到過結婚嗎？」

「噢，我也試過了。我還是一個小夥子的時候。：她死了。」

「可惜。」

「也並不這麼了不得。她是一個好女孩子，話雖如此。：你知道，有時候我奇怪這都

是爲的什麼。爲什麼不就和和平平的了結呢？」

「我們都這樣想。可是我們都不幹。」

「當然你不會傻到竟以爲身後還會有什麼吧？」

「也許不，我想不會：我以為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我們既然碰到了岩石底了，羅傑突然爽朗了起來。「你知道什麼是我一生裏的最好的東西，克里思？一些意外的好插曲。」

他就告訴了我一個故事，如何他有一次在特倫忒河口布敦的一家旅館裏遇見了一個已婚的女人。

七點三十分；食堂裏有人送來了茶和夾肉麵包。這樣子一塊兒吃東西似乎提起了全班人的興致。安妮姐已經拍完了她的場面，又拍了一次特寫，回家去了；她覺得合適起來很能合作。阿述·克隆威爾的場面不會化多少工夫。我們到九點總可以完了。

勞倫思·達以特從剪接室走上來看我們。

他還照例的板着沉陰的面孔，可是我看得出他覺得很高興。他過了一個好日子。

「晚上好。主剪先生。圖案怎麼樣？」

「圖案比你們應有的好出一籌。」勞倫思說，「想想看你們送來了多糟的一堆東西。我正要給你們弄出一張怪好的小片子，讓你們博得好譽。」

「你這樣未免太好了。」

柏格曼正在樓板上踱方步，他常常如此的，就在每次的拍攝以前。他直走到我們面前，站一會兒，用黝黑的，煩亂的，視而無睹的眼睛看我們的臉。然後他陡然掉轉身去，魂不守舍似的走開了。

「來吧，」艾略忒嚷了。「我們來。我們不想徹夜都守在這裏。」

「他大才小用了，」勞倫思說。「多合理想的一位育兒室女教師！」

「一點不要響，請！」

九點差十分，完工了。我們拍了兩千呎的膠片。一天的工作代表四分三十秒完成了。

的片子。

「今天晚上你幹什麼？」勞倫思問。

「沒有什麼特別要幹的。爲什麼？」

「我們去看一場電影。」

「可憐的柏格曼先生，」我的母親說，當我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下來吃早飯的時候：

「我怕他要很擔心他的家屬了。」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他們還在維也納，是不是？那邊似乎很可怕的不安謐，就在此刻。」

我檢起了報。「奧國」兩個字從大標題中直跳入我的眼簾。我激動得不能好好的

讀了。我的眼睛抓住了一些斷句，一些人地名：「林茲，激烈戰鬥以後……費……斯達亨堡……

戒嚴……拘捕數百人……總罷工未能……維也納工人被圍……剿清社會主義的鬣狗，杜爾弗



「思宜稱……」

我扔下了報，跑到門廳裏，撥出了柏格曼的號碼。差不多鈴一開始響他的聲音就回過來了：「喂，是的……」

「喂，弗萊德立希。」

「噢……克里思多阜。」他聽來像疲倦而失望。顯然，他期待了別的電話。

「弗萊德立希，我剛讀到消息……」

「是的。」他的聲音裏一點也沒有什麼表情。

「我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嗎？」

「我們誰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孩子。」

「你願意我過來嗎？」

柏格曼嘆了氣：「很好。是的。如果你想。」

我掛斷了，另打電話叫一輛出租車。一邊等我一邊就匆匆的吞吃了點早餐。我的母

親和理查默默的注視我。柏格曼已經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雖然他們只見過他一次，而且只見了幾分鐘，那是在有一天他到我們的房子來找我出去的時候。現在這就是一個家庭大事了。

我到的時候，柏格曼正坐在起坐室裏，面對着電話機，頭支在手裏。我一見他的神色，不由不震駭。他顯得這麼疲倦和衰老。

『*Servus*』他說。他不抬起眼睛。我看出他哭過。

我在他的身邊坐下，用一隻胳膊擁着他：『弗萊德立希：你千萬別擔心。她們會平安無事的。』

『我想法子跟她們講話，』柏格曼告訴我，疲乏無力的，『可是不能通不了。我剛發了一個電報。那會耽擱許多鐘頭的；許多天也說不定。』

『我靠得住她們會平安無事的。究竟，維也納是一個大城。戰鬥是局部性的，報上說。或許不至於持久。』

柏格曼搖搖頭：「這是剛起頭。現在，什麼事情都會鬧出來了。希特勒得到了機會。幾小時以內就可能有一場戰爭。」

「他不會敢。墨索里尼會阻止他。你沒有讀到『泰晤士報』駐羅馬記者說的——」  
可是他並不在聽我。他全身在發抖。他哽咽起來了，無可奈何的，用手掩着臉。

「弗萊德立希，別這樣。千萬別這樣。」

過了一會兒，他恢復了一點兒。他抬起頭來看。他站起來，開始繞屋子走來走去。沉默了許久。

「如果今天晚上我得不到消息，」他對我說，突然的，「我一定得去找她們。」

「可是弗萊德立希……」

「我此外還能幹什麼呢？我沒有第二條路。」

「你這樣幫不了她們什麼忙。」

柏格曼嘆氣了：「你不懂。我怎好在这种時候把她們拋下？她們早已吃了那麼多苦。」

了：你對我非常好，克里思多阜。你是我在這個國家的惟一的朋友。可是你懂得你一向都總是安全，有保障。你的家從沒有受到過威脅。你不會明白做一個流亡人是什麼况味，做一個永久的異鄉人。我慚愧到無地自容，讓自己在這裏享受安全。」

「可是她們不會要你跟她們在一起的。你想不到她們高興你安全嗎？你儘許會牽累她們呢。究竟，多少人都一定知道你的政治見解的。你儘許會遭受逮捕呢。」

柏格曼聳聳肩膀：「這都無關緊要。你不懂。」

「而且，」我不識相的繼續說，「她們不會要你撤下片子的。」

柏格曼全部遏制了的焦灼爆開了：「片子！我把這張片子給——了！這堆喪心病狂的糞土！這個邪惡的，撒謊的謎子戲！在這種時候做這一種片子是確確實實的喪心病狂。這是罪行。這確確實實幫助了杜爾弗士，幫助了斯達亨堡，幫助了費和他們全幫的惡棍。這是用玫瑰花瓣掩飾骯髒的楊梅瘡口，用這朵虛偽的反動的紫羅蘭的花瓣。它騙人說美麗的多瑙河是藍的，就在水給血一律染紅了的時候。：我爲了串同說謊受了懲罰。我

們都要受懲罰：」

電話機響了。柏格曼抓起了它。「是的，喂，是的……」他的臉色陰下來了。「是場裏來的，」他告訴我。「你跟他們講。」

「喂，衣修午德先生嗎？」是恰茲沃斯的祕書的聲音，一團高興的。「真的，你今早上起得好早好，再好沒有了——因為哈里士先生有點發愁了。他摸不清下一套佈景裏的幾點細節。也許你們可以早一點來，在動手工作以前，談個明白吧？」

我用手掩住了口機。「你要我告訴他們說你不舒服嗎？」我問了柏格曼。

「等一下……讓我想……不，不要這樣說。」他深深的嘆着氣，「我們一定得去。」

那是一個可怕的日子。柏格曼成天是昏昏沉沉的樣子，我提心吊膽的注意他，怕他發作。拍片子的時候，他坐在那裏，活像個傀儡，似乎一切事情都不關心。人家跟他說話，他有一句沒一句的回答。他不批評什麼，不反對什麼。除非羅傑或者攝影師說「不行，」這一場就要印出來了；我們沒精打采的進行下一場。

一組人裏誰都反應了他的心境。安妮姐爲難，克隆威爾拆爛污，艾略忒癡頭癡腦的手忙脚亂，電機匠們偷懶，瓦茲先生整小時整小時的在配光上浪費時間。只有羅傑和泰迪才得力，平靜而周到。我想法給他們解釋柏格曼有怎樣的感觸。泰迪的唯一的按語是：『倒霉。』可是他說出了真話。

晚上，我們恰正在完工的時候，從維也納來了一個電報：『別傻，好弗萊德立希。該知道報紙總誇張。茵琪還在山中偕友度假。我剛做了個蛋糕。母親說好吃，託代致候。不盡依依。』

柏格曼拿它給我看，笑嘻嘻，眼眶裏還帶了眼淚。『她偉大，』他說，『確確實實的偉大。』

可是現在他個人的煩惱讓位給了政治的焦慮和憤怒，那正是在與日俱增。連經星期二和星期三，鬥爭繼續進行。沒有確定的命令，沒有領導，截斷而孤立成零星小組，工人們只管打下去。他們另外還能怎樣辦呢？他們的家，那些偉大的現代的住宅，全歐洲譽爲

較好的新世界的第一個建築的，現在被報紙描寫作『紅堡壘』了；政府軍的砲隊正在把它們轟碎。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怕發生這種事變，曾經貯備了祕密的軍火；可是領袖們現在都被執了，或者在藏匿。誰也不知道武器埋在什麼地方。絕望的，許多人挖掘院子和地下室而一無所得。杜爾弗士跟教廷大使茶敘。斯達亨堡看見歌德廳裏橫陳了四十二具屍身，就批評說：『太少了！』柏林在一邊看着，沾沾自喜。它的敵人中又一個正在被消滅；而希特勒的手是乾淨的。

柏格曼熱心的收聽每一種新聞廣播，買每一種號外。在最初的那兩天，工人們還堅持不屈的時候，我知道他是希望於萬一。也許巷戰會發展成革命。也許國際勞工會強逼列強來干涉。就只有一個小機會：百萬中之一。於是根本就毫無機會了。

柏格曼在絕望中暴跳。他要寫信給保守派的報紙，抗議它們存心採取的中立的論調。信是寫了，可是我不得不勸他不發出去。他沒有理由。那些報紙完全公平，照它們自己的標準看。你不能再盼它們另換面目了。

下星期初，什麼都完了，除了政府的報復它所獲的囚徒。工人住宅叫掛起了白旗。恩格爾思廳改名杜爾弗士廳。希林格廳裏所有十八歲以上的男子都入獄了，包括病人與殘廢人。恐怖政策變得經濟了，因為一條新法令規定了不付被捕者的失業金。同時杜爾弗士夫人慰問工人的家屬，分發糕餅。杜爾弗士出於真摯的悲傷了：『我希望流在我們的土地上的血會叫人民清醒了頭腦。』

格拉茲，斯陡爾和林茲的另外那些抵抗的中心都摧毀了。包爾，德希和別的許多人逃入了捷克。瓦立希，在邊境就逮，在洛本的一個燈火輝煌的院子裏受絞刑，讓社會主義者同囚犯們在旁觀看。『自由萬歲！』他喊着。絞手和他的助手們從絞台上拖住他，死抱住他的兩腿，直到他斷氣。

柏格曼面對着場景坐在椅子裏，扳着臉，一聲不響，像一個咒人的幽靈。有一天早上，艾略忒放了胆子問他怎麼就中意了一場攝製。

『我愛它，』柏格曼一股野蠻勁的對他說，『我愛它。它是說不出的可惜。它是透頂』



的糟粕。生平從沒有見過什麼東西有這麼蠢。」

「你要把它重拍一下吧，先生？」

「是的，無論如何。我們再拍一下吧。也許我們會弄成功一點更壞的東西，我懷疑。可是我們試試看。」

艾略忒惶惑不安的癡笑着，打算把這個當笑話了之。

「唔？」柏格曼突然攻擊他。「你覺得這好玩？你不相信我很好——讓我看你自己來導演這一場吧。」

艾略忒顯得駭怕了。「我不能導演，先生。」

「你是說你不肯。你斷然不肯？你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先生。當然不是。可是……」

「你贊成我請多羅綏來導演這一場嗎？」

「不是……」艾略忒，可憐的孩子，幾乎流淚了。

「那麼服從我！」柏格曼怒視他。「我命令做什麼就做什麼！」

全星期，他都像給魔鬼附了身。他想跟誰都吵架，甚至跟忠心的泰迭和羅傑。我們搬到了另一個小場景：波羅坦尼亞宮中的一個房間。哈理士也在場，當柏格曼視察的時候。我知道會有麻煩了。

柏格曼挑剔每一件東西。「從哪些馬房裏？」他問哈理士。「你找來的這些幔子？」接着他發現有一個門不能開。

「對不住，先生，」木匠解釋，「我們沒有接到命令說要把它做得真能用啊。」

柏格曼窮兇極惡的直哼了一下。他走到門前去，猛烈的踢了它一脚。我們看着，納罕着要來什麼了。突然間，他急轉過身來對我們：

「你們就站在那裏，」他喊了，「只管對我噓着嘴笑，像一羣頑冥的惡猴子！」

他氣沖沖的出去了。我們迴避着彼此的眼色。這是可笑的，自然。可是柏格曼的憤怒是這麼真純，也不知怎樣的這麼感動人，以致誰都不想笑。

過了一會兒，他的蓬頭從佈景的一個窗口直伸進來，像一個激怒了的『笨氣』

『不！』他叫着，『不是猴子是驢子！』

也許對他最好還是用吆喝還報他：供給他打架出氣的稱心。可是我們中誰也不肯這麼辦。有的惋惜他，有的愠怒，有的受窘，有的害怕。我自己也有點怕他。別人認爲我能駕馭他；他們可錯了。『你對他講講，克里思，』秦迭往往對我說。有一次他還顯得有思想不到的眼光，添上一句說：『跟他講德文。這樣他會覺得親切一點。』

可是我要說什麼呢？想法把柏格曼的發作對他自己加以開脫一定會無非把事情弄得更糟。我知道他自己會慚愧的，五分鐘以後。我避免他的發火只憑寸步不離他左右。雖然他不注意我，他需要我在旁，像一個寂寞的人需要他的狗。我什麼也幫不了忙，除了保持我們的接觸。

我差不多每晚都跟他在一起，直到他疲倦得可以上床靜臥。我想他睡得不多。我本可以提議陪他在起坐室的榻上過夜，可是我知道他會見怪的。我不該當病人對待他。

有一晚，我們正在一家飯館裏吃晚飯的時候，一個姓巴特孫的人來到了我們的桌前。他是一個新聞記者，給一種日報專寫電影花絮欄，把大半的時間都化在各家攝影場周圍獵取新聞。他曾經訪問過一二次我們的一組，跟安妮姐講話。他是一個輕浮，愚蠢，厚臉皮的傢伙，好奇得無孔不入；實在，他非常適宜於幹他那種差事。

『唔，柏格曼先生，』他熱烈的開言，帶了極無手腕人的致命的本能：『你對於奧國作何感想？』

我心裏一沉。我想法，軟弱無力的，打斷而岔開話題。可是早已來不及了。柏格曼扳起來了。他的眼睛冒火了。他向前把頭直伸過桌子去：

『你對於奧國作何感想呢，巴特孫先生？』

這位記者頗吃了一驚：他們大多數會這樣的，當你問他問題的時候。『唔，事實上，我……那是可怕的，自然……』

柏格曼抖擻起來，像一條蛇一樣的向他出擊了：『我要告訴你你怎麼想。你不想什

麼。什麼也不。」

巴特孫震眼了。可是他傻得不明白他還是擱下這個話題爲妙。「自然，」他說，「我不妄充很懂政治，可是——」

「這跟政治滿不相干。這關涉到平常一般人和女人。不關女戲子和胡來的娼婦。不關膠片。不關自我廣告。關涉到肉，關涉到血。而你就一點不想到它。你一點也不在乎。」

即便到此刻，巴特孫還實在並沒有見怪。「究竟，柏格曼先生，」他出於自衛的說，帶了他那種傻傻的，揶揄的，不知趣的微笑，「你該記得，這不是我們的事情。你實在不能盼英國人去管：」

柏格曼的拳頭打了桌子，弄得刀叉都直響。他臉上通紅。他吆喝着，「我盼誰都去管！只要他不是懦夫，不是白癡，不是廢物！我盼這整個該死的島國去管！我告訴你一點事情：如果他們不管，他們會給逼得去管。你們全堆人。你們會吃炸彈，挨屠殺，受征服。你知道我要怎麼辦？我要坐在一邊，抽我的雪茄，笑。我要說：『不錯，這是可怕的；我可不在乎。一點也』」

不在乎。」

巴特孫終於顯得有一點害怕了。

「別誤解了我，柏格曼先生，」他說，匆猝的，「我十分同意你。我完全站在你這邊。噢，是了：我們沒有把另外那一個傢伙想得充分；這是事實。：唔，我得躊躇前去了，很高興見到你。哪一天我們一定得談一談。：再見。」

只剩我們在一起了。柏格曼還是怒氣未歇。他氣咻咻的從眼梢頭注視我。我知道他在等我作一點按語。

而我作不出那一夜，從未有過的，我感情上覺得精疲力竭了。柏格曼強烈的，不斷的要求，似乎把我最後的一滴感應都提乾淨了。我不再知道我感覺如何：只曉得我假設是  
如何感覺。我惟一的感情，像到這種時候照例那樣的，是淡淡的見怪兩方面；怪柏格曼，怪巴特孫，也怪我自己。『爲什麼他們不能隨我去呢？』我懷怨的感喟着。可是想這點的『我』也就是巴特孫和柏格曼，英國人和奧國人。它是分成了兩半，而討厭它的分割。

也許我旅行得太多了，把我的心留在太多的地方。我知道我假設是如何感覺的，我這一代人時行作如何感覺。我們關心每一件事物：德國和意國的法西斯主義，滿洲的被擄奪，印度的民族主義，愛爾蘭問題，工人，黑人，猶太人。我們把自己的感情鋪遍了全世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鋪得非常薄。我關心——噢，對了，我當然關心——奧國的社會主義者。可是我真如自己說的，自己想像的那麼樣關心嗎？不大那麼樣。我憤恨巴特孫；可是他，至少，是誠實的。關心根本有什麼用處，如果你不預備去奉獻你的生命，去死嗎？也許有一點用處。很微，很微乎其微。

柏格曼一定知道我在想什麼。沉默了許久以後，他說，慈祥而溫和的：『你疲倦了，孩子。去睡吧。』

我們在飯店的門口分了手。我看着他沿街走開去，頭埋在思索裏，直到他在人羣裏消失了。

我未能幫他什麼忙；我知道。可是我實在不能做什麼。這超過了我的能力範圍。

那一夜，我想，他探索了他的寂寞的最深處。

第二天早上，阿希宓德來我們的場子。我不懂爲什麼。他似乎並沒有特殊的使命。他向柏格曼點頭，可是不找他談話。他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嘴上隱祕的含笑。

不久，柏格曼走開到一個角落去，跟多羅綏講話。這一定是阿希宓德盼待的機會了。他轉向我。

「噢，衣修午德，你可不可以省給我一分鐘寶貴的時間？」

我們一塊兒躡開去，向台的那一頭。

「你知道，」阿希宓德告訴我，用了柔和的，諂媚的聲音，「恰茲沃斯感謝你。實在我們都感激。」

「噢，真的嗎？」我很謹慎，有點猜疑他的開頭。

「我們很明白，」阿希宓德挑選每一個字，含笑着，彷彿每個字都合口味，「你處境



寧有點困難。我想你已經表現了很多的圓通和耐性了。我們很領情。」

「我怕我不大懂，」我說。我確切知道他用心所在了。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很感覺這  
個小把戲有趣。

「唔，我要坦白跟你講。這只是在我們之間說說的，自然……恰茲沃斯發愁了。他實在  
不了解柏格曼的態度。」

「多可怕！」我的語調是徹底的別扭。阿希密德尖溜溜的看了我一眼。  
「誰都在埋怨他，」他繼續說，聲音變得親切了一點。「昨天安妮妲跟我談過話。她  
想從片子裏退出去。我們不同意，自然。可是你怪不得她。究竟，她是個不小的明星。柏格曼  
對待她就像對待一個零星演員……也不止安妮妲一個。哈理士也有同感。瓦茲也如此。他  
們本預備忍受一位導演的大脾氣的。可是也有個限度。」

我不說什麼。我討厭自己得同意阿希密德的觀感。

「你們兩個還是極好的朋友嗎？」這聽起來就像一種開玩笑的歸咎。

「比一向都要好，」我告訴他，挑戰式的。

「唔，你不能讓我知道一點他是怎麼一回事嗎？他在這裏不快樂嗎？他有什麼不高興與我們呢？」

「沒有什麼：很難解釋。：你知道他曾經擔心他的家庭。：」

「噢，是的，奧國的這件事情：可是現在全過去了，可不是？」

「正相反。也許正在開始。」

「可是，我是說，戰鬥已經停止了。而他的家小也平安。他還要什麼呢？」

「聽我說，阿希宓德，」我說。「我們談它沒有用處。你不能了解。：你們要完成片子。我明白這一點。就只要忍耐一點兒。他會轉好過來的。」

「我希望你說得對，」阿希宓德給了我一個戲謔的鬼祟的微笑。「這耗費着攝影場不少錢呢。」

「他會轉好過來的，」我重複一句，確信不渝的。「你看吧。我靠得住不會錯到那裏。」

去。

可是我沒有把握。我甚至還不太樂觀。而阿希密德也知道。

我不確切知道全盤事情是怎樣開的頭。兩天以後，我偶然聽到喬以思對克拉克說到愛迪·肯奈第。本來我倒不會在意的，要不是他們見我一走近就停止了談話，顯得心裏有鬼，喜形於色。

那天早上我幾次聽見肯奈第的名字。弗雷特·墨萊講到它。羅傑在他跟丁米的談話中提到它。路多爾夫太子對羅沙諾夫伯爵也低語到，當他們等着預演一個場面的時候，他們向柏裕曼瞥了一眼，他們的臉都露出了一種有分寸的滿意。

過後，我們一塊兒在灌音棚裏的時候，羅傑對我說：『我料想你該聽說了？愛迪·肯奈第看了我們的草樣，今早上。』

一時間，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那才古怪，」我說，「我自己就在放映室裏啊。我可沒有看見他。」

羅傑微笑。「自然你沒有。他過後才去看的。在你跟柏格曼走了以後。」

「我不明白爲什麼？」

羅傑看了我一眼，彷彿他以為我故意裝胡塗：「只有一個解釋，克里思。你自己猜去吧。」

「你是說——他們要找他幹這個片子嗎？」

「我想不到另外還能有什麼意思。」

「噢：」

「你看柏格曼知道嗎？」羅傑問。

我搖搖頭。「那他會告訴我的。」

「無論如何，克里思，別告訴他我告訴了你這一點。」

「你以爲我要談它嗎？」

「我很替柏格曼惋惜，」羅傑說，沉思的。「他運氣不好，在這裏。我不介意，哪怕他有時候確有點不正常。他是個挺不錯的老傢伙……我巴不得沒有發生這一點事情。而且，如果愛迪能導演這張片子，一頭喝醉了的笨牛也能了。」

我惟一的，懦怯的想法是：柏格曼得從別的什麼人聽到這一個消息，並且當我不在旁的時候。吃午飯的時候，我想法溜開；可是他正在守候着我。「來，」他說：「我們去大飯店吃。」這正好是我害怕的一着。

果然不錯，肯奈第在那裏，跟阿希密德同座。他們正談得起勁。肯奈第似乎在擬什麼計劃的大綱。他已經把他的刀，叉和匙子排成了一個四方形，正在用胡椒瓶來說明一點什麼。他們兩個人誰也不注意我們；可是，我們走過的時候，阿希密德看看肯奈第，笑了一聲親熱的，諂媚的笑。另外幾位獬犬導演和主事們好奇的看我們。我感覺得到他們在目送我們的背影。

在這頓飯上，柏格曼老在沉思，快快不樂。我們難得交談。我得勉強自己吃東西。我覺

得好像要吐的樣子。我該告訴他嗎？不，我不能。我等待有什麼變化發生。

我們將近吃完的時候，巴特孫，那位記者，進來了。

他招呼每一個人，在每一團人面前停下來開一句玩笑，講一兩句話；可是我出於本能的知道他是向我們的桌子走來。他臉上笑嘻嘻，在我看來，像出於一個蠢貨自以為就要獲點的惡意。

「唔，唔，柏格曼先生，」他開始說，一邊不等邀請就坐下來。「我聽說的這一點究竟怎麼樣？真有那麼一回事嗎？」

「什麼事？」柏格曼厭惡的看著他。

「關於那張片子，你真的撤下了嗎？」

「撤下了？」

「不幹了。放棄了。」

一時間，似乎柏格曼還沒有聽懂他說的意思。他隨即一下子抖出來：「誰告訴你的？」

「噢，自然，你知道，」巴特孫顯得十分惡毒的吞吞吐吐，「這種事情會傳來傳去的。」他尋根究底的注視柏格曼的臉。然後他轉對我說，裝出一種最不叫人信服的掛慮：「我說，我想我該沒有弄錯吧？」

「我從來不留意攝影場的閒話，」我說得不小心，因為窘得難受。

柏格曼轉到我的頭上，兇兇的。「你也聽說了？」

「一定是錯了，自然，」巴特孫現在是公然的表現惡意了，「如果你一點也不知道，柏格曼先生……這才是怪事了，話雖如此，我是從挺高的上方得來的這個消息。這當然像可靠的。他們提到了愛迪·肯奈第……」

「噢，如果就不過是這一點呢……」（我拚命的想法讓柏格曼有一個機會假充他早已知道這一點了，）「那是很容易解釋的。就因為他看了我們的草樣，今早上……你知道這種事情會怎樣引起誤會的……」

可是柏格曼是完全超出了外交手腕以外了。

「肯奈第看了草樣而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有告訴我！」他又轉對我了：「你一直都知道這一點嗎？你參加這個陰謀跟我作對嗎？」

「我——我並不以為這有什麼重要……」

「不重要！不！我給出賣了，作弄了，騙了，這一點也不重要！我惟一的朋友投奔了敵人，這並不重要！」突然間，他轉回去對巴特孫：「誰告訴你的？」

「唔，實在是柏格曼——我不便說。」

「自然你不便說！這些人是出錢給你的主子。很好：我告訴你是誰。阿希密德！」

巴特孫想不露聲色。他沒有成功。

「是阿希密德！」柏格曼直叫，得意揚揚的。「我早知道！」他講得響到隣桌上的人都瞪着眼睛看我們了。「我要馬上就去當面拆穿這個豈有此理的謊話！」

他一跳就站起來。

「弗萊德立希！」我抓住了他的手臂。「等一下。別馬上去。」



我的語調一定在絕望中變成了命令式的，因為柏格曼遲疑了。

「我們跟他在攝影場講，」我說下去。「那樣要好一點。讓我們先想過一番。」

柏格曼點點頭，又坐下了。

「很好，我們過後跟他辦交涉，」他同意說，氣咻咻的。「首先，我們一定得去看他的主子。立刻。吃了飯以後。」

「對。」我惟一的想頭是平他氣。「吃了飯以後。」

「我怕我做了送壞消息的差使了，」巴特孫說，帶了冷笑。那時候，我當真恨了他。

「聽我說，」我說，「你不會去把這些印出來吧？」

「唔：」巴特孫立刻變得詭譎了。「我得先叫它證實，自然：如果柏格曼先生肯作一個書面陳述——」

「他不會，」我決然的打斷他。

「我要作一個書面陳述，」柏格曼說。「毫無疑義的我要作一個書面陳述。這沒有

什麼祕密，讓全世界知道這場背信。我要寫信給每一種報。我要揭露一個外國導演，這個國家的一個客人，怎樣被陷害。我把這個看作明明白白的從背後暗傷人。這是歧視。這是迫害。我要控告受損害。」

「我靠得住，」我告訴巴特孫，「一切都會圓滿解釋的。你今天晚上會知道。」

柏格曼只是哼了一聲。

「唔，」巴特孫說，帶了他那種揶揄的微笑，「我希望如此，我靠得住。……再見，柏格曼先生。」他離開我們，喜孜孜的。我們看見他一直走過去到阿希宓德的桌子那裏。

「這個醜態的間諜，」柏格曼噓着：「現在他去報告了。」

幾分鐘以後，我們走出餐室的時候，巴特孫，阿希宓德和肯奈第還坐在一起。我抓了柏格曼的手臂，決心，如有必要，用武力阻止他跟他們講話。可是他止於當我們走過去的時候，很響的說了：

「猶大·伊斯卡路特正在跟大主教們開會議。」

阿希宓德和巴特孫都不看我們，可是肯奈第和顏悅色的噓開嘴笑着，喚了，「希柏格曼。一切怎麼樣？」

柏格曼不回答。

我原希望坐一段汽車會讓他有時間冷靜下來。可是不然。我們一回到攝影場，他就告訴多羅綏，「打電話給恰茲沃斯，說我要求立刻見他。」

多羅綏抓起電話筒。她聽說恰茲沃斯還在外頭吃午飯。柏格曼駭人的咕囉着。

艾略忒進來。

「準備好預演飯館場了，先生。」

柏格曼虎視他。「今天不拍了。」

「不拍？」艾略忒重複了他的話，傻傻的。

「你聽見我說了。」

「可是，柏格曼先生，我們早已落在預定時間以後了，還有……」

「今天不拍了！」柏格曼對他吆喝。「說清楚了吧？」

艾略忒癢了。「明天什麼時候召集呢？」他終於冒險了問。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

我對艾略忒使眼色，叫他別再跟我們打麻煩。他走出去，深深的嘆一口氣。

「再打電話叫恰茲沃斯，」柏格曼發命令。

可是恰茲沃斯還在外頭。半小時以後他已經回來了，立刻參加了會談。一小時以後，他還是不空。

「很好，」柏格曼說。「我們也可以玩這個貓捉耗子的遊戲。來，我們回家去。我不再回來這裏了。恰茲沃斯得來看我，我也要忙不過來。告訴他這樣。」

他氣沖沖的亂穿起大衣。電話響了。

「恰茲沃斯現在要接見你了，」多羅綏報告說。

我鬆了一口氣。柏格曼板着陰沉的面孔。他似乎失望了。

「來，」他對我說。

在恰茲沃斯的外辦公室，偏不巧，又有了一點耽擱。這讓柏格曼的脾氣有時間再達到沸點。他開始喃喃自語。五分鐘以後，他說：「這個滑稽戲也演夠了。來，我們走吧。」

「你能不能……」我絕望的央求辦公桌上的女孩子，「告訴他我們很緊要？」

女孩子顯得很窘。「恰茲沃斯特別吩咐我不打攪他。他正在跟巴黎打電話，」她說。

「夠了！」柏格曼叫了。「我們走！」

「弗萊德立希千萬再等一分鐘！」

「你背棄我好極了！我一個人走。」

「噢，也罷……」我不自願的站起來。

內室門開了。是阿希密德，滿臉猙獰笑。「請進來好不好？」他說。

柏格曼連一眼都不看他。怪可怕的咕囉一聲，像一隻雄牛進鬥牛場。他大踏步進屋子去，垂了頭。恰茲沃斯懶靠在寫字台上，手裏拿着雪茄。他向椅子揮手：

「請坐，先生們！」

可是柏格曼並不坐下。「第一，」他差不多是喊着說，「我絕對要求這個福惜，這一個間諜，離開這個屋子！」

阿希必德繼續微笑，可是我看得出他是狼狽了，恰茲沃斯從他的厚眼鏡後邊正視着柏格曼。

「別傻，」他說，照樣高高興興的。「誰也不離開什麼屋子。你有什麼話，就說吧。這是我的事情，也是三德的事情。」

柏格曼信了，「那麼你庇護他。」

「當然，」恰茲沃斯全不動聲色。「我庇護所有我的手下人。直到把他們辭退了。我確乎會辭退人。」

「你辭退不到我！」柏格曼吼了，「我不給你這一點舒服。我辭職！」

「你要，<sup>嗎</sup>也罷，我的導演們總是辭職的。只除開那些壞傢伙，也算倒霉。」

「就像肯奈第先生，舉個例子？」

「愛迪<sup>嗎</sup>，他哪一張片子都弄不到頭。他真了不起。」

「你開我玩笑！」

「對不住，老兄。你自己怪好玩呢，你知道。」

柏格曼氣得回答不出話。他掉頭向門那裏走去了。我躊躇不決的站在那裏，看着他。

「聽我說，」恰茲沃斯說得那麼有威力，叫柏格曼停下來了。

「我不要聽。不聽你的侮辱。」

「誰也不侮辱你。坐下。」

叫我很詫異的，柏格曼居然照辦了。我對恰茲沃斯的敬意與時俱增。

「聽我說……」恰茲沃斯說一句噴一口雪茄，「你中止導演這張片子。你破約。好。你

明白你是照自己的意思做的，我猜想。這是你的事情，也是法律部的。可是，一方面，總得有人拍這張該死的片子……」

「我不感覺興趣！」柏格曼打斷他。「片子不再對我有什麼意義了。這是事關抽象的公平……」

「總得有人，」恰茲沃斯繼續說，攪不了的，「拍這張片子。我得叫它拍出來……」

「我的工作受人偵察。在我背後，草樣映給了這個莫明其妙的白癡看……」

「讓我們講個清楚，」恰茲沃斯說：「三德放映了草樣給愛迪看，非正式的，因為三德爲了片子進行的情形有點不放心。他想看看外邊人的意見。我完全不知道。事實上，三德是想僥倖。他違犯攝影場的規矩。我本當生他氣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他幹得完全沒有錯……我知道你最近時運不佳。我知道你的太太和女兒是在維也納，在這個小麻煩的時候，我非常惋惜。我這才那麼長久的沒有做聲。可是我不能拋掉攝影場的錢，就爲了你私人的憂患，或是我的，或是別的任何人的……」



「所以你就請這個文盲來代替我了。」

「我還沒有想到找誰來代替你。我不知道你要中途不給我們幹了。」

「現在你就叫肯奈第動手，讓他仔細把每一個原來的細節都銷毀，不管衣修午德和我造得那麼愛惜的，化了這幾個月工夫……」

「那裏有許多地方非常好，我承認……可是我怎麼辦呢？」恰茲沃斯說，「你看我們尷尬就撤下了。」

（好傢伙，我想，他真厲害！）

「什麼都毀了。取銷了。弄成了毫無意義。可怕。沒有法子。」

「你又管它呢？你對片子不感覺興趣呀。」

柏格曼的眼睛冒火了。「誰說我不？」

「你說的。」

「我沒有這樣說。我說我對你的肯奈第要弄出來的片子不感覺興趣。」

「你說過你不感覺與呀……他沒有嗎，三德！」

「這是撒謊！」柏格曼一眼瞪住了阿希宓德。「爲了這張片子，我拿出了一切！我全部的時間，我全部的思想，我全部的關心，我全部的精力，一連幾個月。誰敢說我不感覺興趣？」

「對呀！」恰茲沃斯開懷的笑起來了。站起來，他繞過寫字檯來，拍拍柏格曼的肩膀：「這才對呀！自然你是感覺興趣的。我一向知道你是誰。要是說你不是，我幫你揍他個靈魂出竅！」他停住了，彷彿忽然想到了一點什麼。「現在，我告訴你：我跟你修午德下去一塊兒看看那些草樣。我們帶都不帶三德去。那是他活該受的懲罰，那個狗！」

說猶未了，恰茲沃斯早已直把柏格曼挽出門去。柏格曼顯得有點發楞了。他一點也不抵抗。恰茲沃斯給我們把門撐開着。我走出去的時候，我看見他側轉了頭向阿希宓德霎了一下眼。

在底下的放映室裏，他們在等着我們。我們看完了當天的草樣。接着恰茲沃斯說，完

全不經意的，『你看我們把你這兩星期拍的都看一下好不好？』

我的疑心變成了確信。我對勞倫思·達以特低聲說：『恰茲沃斯什麼時候安排了放映這個東西的？』

『今天一早，』勞倫思說。『爲什麼？』

『噢，沒有什麼。』我在黑暗中暗自微笑了。原來如此。

全部映畢，燈又開亮的時候，恰茲沃斯問，『唔，看來怎麼樣？』

『可怕，』柏格曼陰鬱鬱的說。『十足可怕。』

『噢，現在我可不敢想到這麼壞，』恰茲沃斯藹然的噴着雪茄。『安妮姐那一場是怪好的。』

『你錯了，』柏格曼立即開朗起來了，『那也可怕。』

『我喜歡你鏡頭的角度。』

『我討厭。這麼寒傖，這麼無味。裏邊沒有情趣。這只是一張可厭的新聞片。』

「我看不出你怎能把它弄得更好。」

「你看不出，」柏格曼說，當真微笑了。「可是我看得出。我清清楚楚的看得出。着筆錯了。我開了眼睛。我一直在黑暗裏摸索，像一個老白癡。」

「你想你可以治好它嗎？」

「明天就動手，」柏格曼說，毅然決然的。「我重拍全部。我日夜工作。我完全清楚。我們不會廢期。我們會給你弄一張偉大的片子。」

「你自然會！」恰茲沃斯用胳膊擁了柏格曼的頸腔。「可是你得先把你的新意思賣給我。：喂，我們今晚上一塊兒吃晚飯吧，我們三個人？那時候我們就好好談一下。」

如果我以為原先工作得時間很長，我是錯了。以後接上來的日子跟我所會見識過的別的任何情形都不一樣。我失去了所有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我如此疲乏。誰都疲乏，然而我們工作得比什麼時候都好。連演員們也從不賭氣。

柏格曼把我們全體都振奮了，他的絕對把握把我們就像激流一樣的推湧前去。差不多一次都用不着重拍。脚本裏必須更改的地方似乎不寫自就。柏格曼一點也不差的知道他要什麼。我們一切都水到渠成。

快得令人不可置信，拍片子到了最後的日子。有一夜（也許是最後的一夜，我不記得了，）我們工作到很晚，拍着開頭在普萊台的大場面。柏格曼那一晚，是叫人忘不掉的。非常憔悴，灼灼有光的黑眼睛嵌在繃槽縱橫的臉龐裏，他這樣那樣的調遣大批的人羣，塑製它，化它成一個單獨的有機體，每一個個體在其中都有一個位置。我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我們都笑着。這就像一個勝會，而柏格曼是我們的東道主。

最後的一段拍完了的時候，他當着大家，莊嚴的走到安妮姐面前，吻她的手。「謝謝你，親愛的，」他說。「你演得了不起。」

安妮姐非常喜歡。她的眼眶裏注滿了眼淚。

「弗萊德立希，我抱歉我有時候很頑皮。我再不會有這樣的經驗了。我認為你是世

界上最出奇的人了。」

「唔，」勞倫思·達以特說，對他自己的假腿，「現在我們什麼都見識了，可不是，椿子？」

阿述·克隆威爾在契爾西亞有一套房間。我們要不要一起到那里去，喝一杯夜酒嗎？安妮姐說好。因此柏格曼和我只得接受。愛略忒，勞倫思，哈理士加入了我們。柏格曼堅持要把多羅綏，泰迪和羅傑也帶去。然後，我們正要出發的時候，阿希宓德出現了。

我生怕他們要吵起來；可是不。我看見柏格曼有點不自然了。阿希宓德隨即把他拉過一邊，說了幾句話，作着他那種微妙的諂笑。

「你跟他們一塊兒去，」柏格曼告訴我，「阿希宓德要用他的車子帶我去。他要跟我談話。」

我不知道他們互相說些什麼話；可是我們都到了克隆威爾的住處的時候，顯然他

們之間已經重歸於好了。柏格曼眉飛色舞，阿希密德的微笑變得親切了。幾分鐘以後，我聽見他叫柏格曼「弗萊德立希」而更出奇的，柏格曼公然的稱呼他爲「雨傘」。

在接上來的小集上，柏格曼真是驚人。他打諢，他講故事，他唱歌，他模倣德國的演員，他表現給安妮妲看怎樣跳踢踏舞。他的眼睛閃耀着一般人經過一點酒的提助，在累極的時候，會拿出來的最後一點精力的積蓄。而我看見他跟大家攪得很好，就覺得很快樂。就像你看見你的父親跟你的朋友們處得很好，會覺得的一樣。

我們告別的時候想必近四點鐘了。愛略忒請我們坐他的車子。柏格曼說他喜歡步行。

「我跟你走，」我告訴他。我知道我不會睡得着。我像一只錶似的給轉緊了。到騎士橋，我也許能找到一輛街車載我回家。

夜裏這種時份，街燈總似乎照得別有一番不自然的，遙遠的燦爛，像上面沒有生命的星

球。國王路是黑津津的，像月亮一樣的荒涼。它不屬於國王，或任何人類。小房子一律閉門對待一切陌生人，靜悄悄，等着黎明，壞消息和牛奶。四下裏沒有人。甚至也沒有一個警察。甚至也沒有一隻貓。

夜裏這種時份，人的自我差不多總睡了。一切感覺，對於身份，對於所有，對於名字和住址和電話號碼，都變得朦朧了，這種時份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領，想：「我是一個旅客。我沒有家。」

一個旅客，一個流浪人。我覺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邊：一個分立的，祕密的意識，鎖在它自己裏面，像獵戶臂（Betelgeuse）一般的遙遠，可是暫時間，分擔着我的浪迹。頭向前伸去，帽子棲息在蒼蒼的濃髮上，圍巾裹在灰色鬍子滓底下的頸脖上，手交捏在背後。也像我，他有他的旅程要走。

他正在想什麼？「紫羅蘭姑娘，」他的太太，他的女兒，我自己，希特勒，他要寫的一首詩，他的童年，還是明朝活在那個結實的身體裏面，從這些又黑又古的眼睛裏望出來感



覺怎樣呢？做弗萊德立希·柏格曼感覺怎樣呢？

有一個問題我們難得直接的相問：那太粗野了。可是這是惟一值得問我們的同行者的問題。是什麼使得你活下去的？你爲什麼不自殺？爲什麼受得了這一切。什麼叫你忍受下去的？

我能回答那個問題嗎，對於我自己？不行。也許。我設想，約模的：這是一種平衡，種種漲力的一個錯綜。你只是做單子上一項的節目。一餐飯要吃。第十一章要寫。電話響了。你坐出租車上什麼地方去。有自己的差事。有娛樂。有人。有書。有東西在舖子裏要買。永遠有一些新的什麼。總得有。要不然平衡就翻了，漲力就破了。

我覺得我總是做人家推薦的事情。你生了：那就像進一家飯館。侍者走前來作許多提示。你說：『你以爲什麼好？』你就吃它，而且設想你喜歡它因爲它貴，或者出了時令，或者曾是愛德華第七的特賞。侍者推薦了熊玩具，足球，烟捲，機器腳踏車，威士忌，巴赫，撲克，希臘的古典文化。尤其是他推薦了愛情：一碟很奇怪的菜餚。

愛情。一碰到這個名詞，它的味，它的香，我身內有點什麼就開始悸動了。啊，是的，愛情  
：愛情，在此刻，就是J。

愛情就是J。已經一個月——一直開始於我們在那個會集上的相遇。一直開始於  
第二天早上那封信的到來而給料不到，想不到，究竟還是想得到而現在，看起來絕對免  
不了的，朋友們都十分豔羨的成功開闢了道路。下星期，或者我給劉犬做的工作一完的  
時候，我們就要一塊兒走開了。到法國南部去，也許那一定佳妙絕倫。我們要游泳。我們要  
躺在日光裏。我們要照相。我們要坐咖啡館。我們要互相捏着手，在夜裏，從我們房間的露  
台上望着海上。我會如此感激，如此得意，我會非常當心的不露出來。我會着急。我會吃醋。  
我會打開我的花樣箱，重新展示。又答應了（你從來不想到的臨了。）我會討厭了花樣，  
或者J會討厭了它們。很濕文的，溫柔的，纏綿的，慫慫的，我們會分手。我們分手的時候會  
同意永遠做最好的朋友。我們分手了以後會不受那種特別的毒素，那種醋念的刺痛所  
感染，當我們中一個在另一個會集上遇見了另一個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很高興我從未對柏格曼談起過J。他會佔住了這個，正如他會佔住別的一切。可是這還是我的，永遠是的。即便J跟我只是勝利品，掛在彼此的虛榮心的陳列館裏。

J以後會有K，L和M，照字母排下去。關於這一點，酸裏帶尖(sentimentally cynical) 尖裏帶酸(cynically sentimental) 都沒有用處。因為J實在並不是我要的。只有現刻的價值。J會過去，需要會留下來。需要回進黑暗，進床，進溫暖的裸露的懷抱。那裏J也並不比K，L或者M更是J。那裏什麼也沒有，只有鄰近，把裸體撲在懷中的痛苦的無望。一切底下的饑餓的痛苦。

還有一切戀愛的終場，銷魂以後的無夢的睡眠，那就像死。

死，希求的，恐懼的，想望的睡眠。睡眠來臨的恐怖。死，戰爭，浩大的睡眠中的城市，命定挨炸彈。逼近來的怒吼的機聲。砲火。一片絕叫。房子粉碎了。普遍的死。我自己的死。見得到，知得到，嘗得到，觸摸得到的世界的死。帶了一大羣恐怖的死。不是公認的恐怖，廣被宣傳的恐怖。比這些還要可怕：童年的私人的恐怖。怕高躍水的高，怕農夫的狗和牧師的馬，

怕櫥櫃，怕黑暗的過道，怕鑿子釘裂了你的指甲。而在這種恐怖背後，最爲說不出的可怖的。最高的恐怖：怕害怕。

這是逃不了的；永遠，永遠。即使你跑到地的盡頭（我們已經拐進了司隆街），即使你叫媽媽，或者綑起了上嘴唇，或者喝酒或者使麻醉劑。那種恐怖坐在我心裏的寶座上。我把它帶往四處，總是。

可是如果它是我的，如果它實在在我身內：那麼：啊，那麼：而在此刻，可是多隱約得無限，多遙遠，像高遠的一瞥雲間山裏的羊徑，我看見了另外的一點什麼：引入安全的道路。引入沒有恐怖，沒有寂寞，不需要J，K，L或者M的地方。一秒鐘內，我瞥見它。一剎那間，它甚至於挺清晰。接着雲圍下來了，一股從冰川上來的寒氣，因高峯的非人境的寒冷而徹骨的，觸到了我的臉頰。「不，」我想，「我辦不了。寧要我所知道的恐怖，我所知道的寂寞：因爲取那另一條道路意義上就會是我要失去自己。我要不再是一個個人。我要不再是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不，不。這要比炸彈還可怕。比沒有情人還可怕。這我面

對不了。」

也許我儘可以轉過頭來對柏格曼問了他：『你是誰？我是誰？我們在這裏幹什麼？』可是演員們在上演中不能問這種問題。我們寫定了彼此的角色。克里思多阜的弗萊德立希，弗萊德立希的克里思多阜，而我們得繼續扮演下去，只要我們在一起。對白是粗糙的，服裝和粉墨更荒謬，更漫畫化，比諸『紫羅蘭姑娘』中的任何事物：母親的孩子，說話腔怪腔調的滑稽的外國人。唔，那不要緊。（我們已經走到柏格曼的門口了，此刻。）因為，在我們的化裝底下，也無論我們會對彼此說或想怎樣『好——不好』的種種，我們知道。在外表的意識底下，另外兩個人，無名的，非個人的，沒有標籤的，相遇了，相識了，握了手。他是我的父親。我是他的兒子。我很愛他。

柏格曼伸出了手。

『再見，我的孩子，』他說。

他走進了房子。

我始終沒有看過『紫羅蘭姑娘。』

它在倫敦上映，大事宣傳，也頗獲好評。（『我們看見你的名字映在銀幕上的時候，』我的母親寫信說，『我們兩個都覺得得意，大聲喝了采。』理查老是說：『這不正合克里思多阜嗎？』可是，我得說，安妮妲·海登實在難於合得上一個天真女孩子的理想吧？她的嗓子很可愛。：』）它映到紐約，美國人喜歡他；喜歡到出乎尋常的程度，從他們對於一張英國片子說，它甚至於也在維也納上映。

幾個月以後，我接到勞倫思·達以特的一封信，他正在巴黎過假日：

『日前一個我認識的女孩子到我這裏來，非常憤慨。她是一個熱誠的紅派，很讚賞法國工人的政治意識；可是，唉，似乎我們鄰近的那些都去看 *La Violette du Prater*，一張可憎的英國片子，那是，不但侮辱了哪怕是五歲小孩子的頭腦，而且十足反革命的，該禁止的。同時，在鄰近不遠的一家電影院裏，一張出奇的俄國傑作正在對空座放映。

「碰巧，我自己去看過那張俄國片子。那是照例的一個腿子粗粗的女孩子，一個男孩子，和一個曳引機的三角戀愛。事實上，它在技術上要比獬犬能在一百年之內弄出來的任何東西都高明。可是你不能盼那些可憐的傻瓜知道這……」

至於柏格曼，「紫羅蘭姑娘」使他在好萊塢獲得了一個差事。他在一九三五年初帶家眷去了那裏。

● 「普萊台紫羅蘭」的法譯名：「普萊台的紫羅蘭姑娘。」

版初月二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小 窗 西

娘 姑 蘭 羅 紫

著 德 午 修 衣  
譯 琳 之 卞

角 四 元 四 價 定



# 87

007328

87

007326

